

美国人眼中的

朝鲜战争

KOREAN WAR

[美] 莫里斯·艾泽曼◎著　陈昱澍◎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战争中的美国》丛书

《战争中的美国》丛书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展示了几场直接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大规模战争。本丛书中的每部著作都以对战争进程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事件的讨论开始，而后详细介绍战争的重要目标和战略，包括在武器装备和战术战法方面的发明创新。同时，本丛书既展示了参战主要将领的生活细节，又详细描述了参战基层士兵和平民百姓的生活情况。

◀《战争中的美国》丛书▶

《美国人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人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

《美国人眼中的海湾战争》



ISBN 7-80170-437-1/K·91
定价：20.00 元



战争中的美国

美国人眼中的
朝 鲜 战 争

<美> 莫里斯·艾泽曼 著
(*Maurice Isserman*)
陈昱澍 / 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5-08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美）艾泽曼著；陈昱澍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1
（战争中的美国）
ISBN 7-80170-437-1

Ⅰ.美... Ⅱ.①艾...②陈... Ⅲ.美国侵朝战争（1950～1953）一史料
Ⅳ.K3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5729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任小平
责任编辑 任小平
装帧设计 谢安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市场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毫米 1/16
印张 9.75印张 2插页 113千字
版次 2006年2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内容简介 KOREAN WAR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下令美国军队入朝作战，并促成联合国组成联合国军介入战争。三年的残酷战争导致了参战方数百万军民死亡，包括五万多美国士兵。本书的出版让我们回忆起了这个在美国近代史中重大却经常被遗忘的事件。不仅如此，本书新增了对一些重要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如美国空军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美国战俘对美国军事的影响。

[illegible]

作者简介：

莫里斯·艾泽曼：罗彻斯特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博士，汉密尔顿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专门研究20世纪美国历史和劳工史。艾泽曼1997年获得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富布莱特法案基金杰出讲师的荣誉，还获得了大量其他的荣誉、奖项及学术基金。他著有几十篇论文、评论，合著书10本，其中包括非裔美国人历史丛书中的《自由之旅》。

译者简介：

陈昱澍：军事学硕士，助理研究员。

| 责任编辑：任小平 | 封面制作：谢安 |



AMERICA AT WAR


AMERICA at
WAR
战争中的美国

出版说明

战争作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部分，却是人类文明史的非常态；战争史透出的也不单单是战争本身，其间穿插着的是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人性关系。20世纪以来，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战争几乎都与美国有关，而发展至今的美国亦堪称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研究美国的战争历史，了解美国对战争的看法有助于人们了解当下世界的状态。为此，我们特翻译出版了《战争中的美国》丛书。

《战争中的美国》丛书由美国著名的大学和图书馆出版商Facts on File, Inc.于2004年编辑出版。该丛书共计12本，包括美国历史上影响自身进程的11次重大战争及一本战争编年史。我社从中选择了影响较大的、中国读者较为关注的五本翻译出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

该丛书资料翔实，所使用的照片、地图和数据均出自美国和前苏联解密的大量外交档案等官方资料以及一些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书中对每场战争的背景和美国参战的动机、作战的部署及双方的优劣势都作了较为细致的陈述，对战场情况和战争过程作了介绍和评述。

当然，美国历史学家在记述和评论这些战争时，不可避免地反映美国的立场和观点。为了使读者了解美国人对战争的看法，我们除对少数明显不当的言论作了删节外，基本忠实于原著，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鉴别。我们在每本书书名之前加了“美国人眼中的”字

样，一方面是说明该书的视角，同时也提示读者其一家之言的性质。

丛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研究人员翻译。译稿对原文地名、地图等错误之处做了修正。该丛书对于对世界军事史尤其是战争史感兴趣的中青年读者，以及研究战争战术和武器装备的人员来说，不失为一套有一定军事和史料价值的参考书。

2005年10月

前言

朝鲜战争开始于1950年6月，结束于三年零一个月之后。54 000多名美国人，还有众多的中国人和众多的朝鲜人死于这场战争。尽管有这些血腥的记录，但这场战争有时却被称为“已经被美国遗忘的战争”。

本书是《朝鲜战争》一书的修订版，原版作为Facts On File出版社《战争中的美国》丛书中的一本，出版于1992年。本次修订增加了许多新的特色，包括更多的照片和地图，正文末尾的“推荐阅读”书目也进行了更新和充实。读者还可以看到有许多加边框的特写内容、短文或评论文章穿插于整个故事当中，它们论述的内容包括：加拿大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最近对所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残暴对待朝鲜平民事件的争论，等等。最后，还增加了一个军事术语表，为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中出现的一些较为难懂和艰涩的术语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参考。

本书第一版早已出版，反复提醒着美国人，朝鲜战争不应该被大家忘记。使美国人民想起这场战争的重要性的因素之一，就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那一代人正在逐渐离开我们。报纸上的讣告栏中时常出现关于年迈的朝鲜战争老兵逝世的消息。

2002年4月，《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82岁的陆战队老兵威廉·E.巴伯逝世。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巴伯就已经是一名曾荣获勋章的“二战”老兵了。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上尉，他负责指挥第一陆战师第七团二营F连。他和他的部队是1950年秋季美国军队向北朝鲜发起反击时的先头部队的一部分。当年11月，他们在北朝鲜东部向鸭绿江边推进，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军队发起攻击打退了美国人的进攻。

在大家现在知道的长津湖战斗（本书中将详尽描述这场战斗）中，陆战队面对压倒多数的中国军队实现了传奇般的撤退。巴伯上尉当时就身处这场战斗中最危险的地方。

在海军陆战队撤退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巴伯的连队被安排坚守一座俯瞰着拓洞关的山头，拓洞关是美军撤退道路上的一个咽喉要道。数以千计的陆战队员们的安全都要依靠F连来守住这个山头。在中国军队的猛烈进势下，他们奋战了五天六夜。尽管温度在零度以下，大雪纷飞，尽管他在战斗的第二天就英勇负伤，但巴伯上尉始终率领着他的连坚持战斗。“我知道我们能守得住山头，”他在战争结束后对一名记者说道，“我还知道如果我们不守住它，那将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他属下的步枪手赫克托·卡夫瑞塔后来回忆道，巴伯丝毫不管所受的创伤，拒绝被当做伤员对待。相反，“他来回在阵地前沿走动，鼓舞着大家的士气”。最终，F连原有的240人中只有82人没有受伤，但他们杀死了1 000多名敌人。由于坚守山头中的事迹，巴伯上尉被授予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士兵卡夫瑞塔回忆道。卡夫瑞塔自己也因为在这次交战中的英勇表现而获得了一枚荣誉勋章。

除了应该了解众多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之外，还应该这样提醒21世纪的青年人，尽管这场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显得那么遥远，但对于他们的父辈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极为真实的事件。事实上，虽然对朝鲜战争的记忆仍然被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的大量的记忆所掩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朝鲜战争在美国被遗忘的程度却逐渐有所减轻。纪念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1995年7月27日，即停战协定签字42周年纪念日，朝鲜战争老兵纪念碑在华盛顿落成开放。此举用来纪念参加这场战争的数十万名美国男女军人。纪念碑坐落在林肯纪念馆附近的2.2英亩的土地上，包括一组共19座雕像，表现了一队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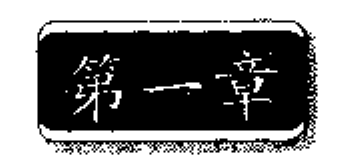
披雨衣、头戴钢盔的美国步兵向一面美国国旗奋勇前进的情景。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韩国总统金大中出席了揭幕仪式。

巴伯上尉再也没有回到过使他获得荣誉勋章的那个山头。美国游客要想去长津湖等战争遗址游览，或者到平壤的跳蚤市场去购买纪念品，可能还要等上一些年头。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朝鲜战争实在留下了太多的牵挂——这也是为什么朝鲜战争不应该被忘却的更重要的原因。

WAR 目录

WAR





史密斯先遣队



1950年6月30日傍晚，驻守在日本的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的几百名军人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一条令人沮丧的消息。他们受命立即收拾好自己的装备，准备向南朝鲜进发。这些人将成为进入朝鲜战场的第一批美国军人。

五天前，也就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南朝鲜军队（即朝鲜共和军）被兵力和装备大大强于自己的北朝鲜军队（即朝鲜人民军）打得惊慌失措。虽然有一些南朝鲜军队的士兵进行了奋勇抵抗，但绝大部分士兵都逃离了战场。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内，南朝鲜军队遭受了44 000人的巨大伤亡（包括死亡、受伤、被俘和逃跑的人员在内），几乎损失了总兵力的一半。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南朝鲜就会彻底败给进攻者。

6月27日，哈利·S.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军队从空中和海上向北朝鲜军队实施打击。同一天晚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召开会议，投票通过了召集联合国成员国共同制止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的决议。6月28日，美国轰炸机和战斗机进入朝鲜半岛投入战斗。驻日美国远


西北太平洋，1950
苏联
蒙古
日本海
北朝鲜
南朝鲜
黄海
日本
中国
太平洋
中国东海
台湾岛
南中国海
泰国
菲律宾
法属印度支那
北
0
500 英里
0
500 公里
朝鲜半岛
中国
北朝鲜
新义州
平壤
元山
开城
南朝鲜
汉城
仁川
水原
黄海
日本海
清州
大田
全州
光州
釜山



■ 为了应对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1950年6月27日，哈里·S.杜鲁门总统（1884－1972）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东司令部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授权指挥联合国援助南朝鲜的行动。麦克阿瑟超越华盛顿授予他的职权，不仅命令美国飞机攻击了进入南部的朝鲜人民军，还对北纬38度以北的目标进行了攻击。

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召开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在南朝鲜使用地面部队。第二天，也就是6月29日，麦克阿瑟飞到南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视察。他看到南朝鲜的首都汉城已经陷入一片火海，并且随时可能被共产党军队攻陷。南朝鲜的部队正在惊慌地败退，很多士兵丢弃了自己的武器和军装。当麦克阿瑟在当天晚些时候回到日本后，他给华盛顿发去电报，建议采取全面的军事介入行动，包括使用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他说，如果不这样做，南



■ 美国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朝鲜的防御将“注定会失败”。

华盛顿时间6月29日午夜时分，麦克阿瑟的电报到达了五角大楼，要求迅速派遣两个师的美国军队前往南朝鲜。副官们在第二天的凌晨5时叫醒了杜鲁门总统并告知他这一消息。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以最快的速度先组织几千人的团级规模的战斗力量投入南朝鲜的战斗；稍后他又同意继续派遣数万人的部队前往。

仅仅是集中几千人的部队到南朝鲜作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麦克阿瑟所辖的驻日本美军有四个师（约50 000人）。这些驻军是可供调用的距离南朝鲜最近的美国军队。但他们现在根本没有作好战斗的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的任务非常轻松，管理也比较松散。虽然当时日本的经济还处于从“二战”废墟中逐渐恢



1950年夏，北朝鲜军队进攻态势
中国
苏联
符拉迪沃斯托克
图们江
罗津
清津
楚山
长津湖
新义州
北朝鲜
兴南
日本海
元山
平壤
北朝鲜开始发起攻势，6月25日
瓮津
开城
战前边界
38°
38°
汉城
春州
仁川
乌山
南朝鲜
黄海
大田
浦项
群山
大邱
釜山防御圈，
NKPA（朝鲜人民军）
进攻抵达的前沿阵地，
9月14日
木浦
顺天
釜山
对马岛（日本）
联合国军队控制区
共产党军队控制区
共产党军队进攻路线
济州岛（韩国）
北
日本
0 100 英里
0 100 公里

复的过程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十分穷苦，但即使是美军的普通士兵在那里仍然能够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大部分人享受着他们的日本仆人和女友的照顾。作为战斗部队，驻日本的美国军队缺乏足够的训练，纪律松散，装备不良，并且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必要的飞机和舰船将部队迅速送往前线。

在动员他的部队时，麦克阿瑟首先派遣了一支"标志性"的美国部队立即前往南朝鲜。驻日本的美军统帅机关深信：只要美国士兵出现在前线，就能够立即提高他们的南朝鲜盟友的士气，并大大增强其部队的抵抗能力。无论是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还是在华盛顿，所有人都对北朝鲜军队的作战能力不屑一顾。他们称北朝鲜军队为"乌合之众"。他们确信，只要北朝鲜军队认识到他们正在与世界上超强的美国军队对抗，就会立即抱头鼠窜，逃回北部去。

6月30日，驻守在日本九州岛的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第二十一步兵团第一营的两个连，首先被派往朝鲜。人们给他们起了个代号，叫"史密斯先遣队"。因为他们的指挥官是查尔斯·史密斯中校，一个34岁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从日本驻地的营房到朝鲜前线，史密斯的战士们面临着一次漫长而劳累的旅程。他们在7月1日凌晨3时离开军营，登上卡车，在滂沱大雨中行进了五个小时，抵达位于伊塔苏基的机场。在那里，他们登上美国空军的C-54运输机，飞越了日本海，降落在南朝鲜港口城市釜山附近的一条飞机跑道上，当他们从飞机上下来，踏上朝鲜的土地时，已经是7月1日上午11时了。

对于"史密斯先遣队"的大部分成员来说，他们将从这里第一次走上战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是炊事员和普通职员，尚未接受过最基本的步兵战术训练。士兵的平均年龄也只有20岁，太年轻，都没有参加



■ 步兵排成一线匍匐在射击阵位上。（林德·贝因斯·约翰图书馆、博物馆提供）

过五年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7月2日，这些美国人在釜山登上简易的平板火车准备向北进发。在即将出发的时候，一列火车从北边开进了车站，车上挤满了难民和刚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看到这一幕，“史密斯先遣队”的军官小菲利普·戴中尉感觉到一丝不安，隐隐感到美国人将要面临的是一场空前的战争灾难。火车“挤满了人——士兵、军官、老人、妇女、儿童，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受了伤。我的上帝，我想，或许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真正的战争”。

越往北走，他们看到的景象越发糟糕。当火车载着“史密斯先遣队”的成员们开向平壤时，在路上看见另一列南朝鲜火车的残骸，这列火车是被联合国军的飞行员误炸的，他们以为自己飞行在北朝鲜军队占领区的上空。数以百计的朝鲜共和军士兵和南朝鲜平民被炸死，尸体被抛撒在铁道的周围。当美军士兵们走下火车，爬上卡车向北继续前进

时，看到道路上塞满了难民和朝鲜共和军的士兵，他们绝望地从前线逃向南部。尽管如此，年轻的美军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官们仍然保持着自信：一旦他们到达前线，将能够扭转战争的结局。

在朝鲜的美军指挥官命令"史密斯先遣队"设法阻断一条朝鲜人民军前进的通道。南朝鲜首都汉城早已经陷入共产党人的手中，北朝鲜军队正沿着汉城—釜山公路向南开进。美国人准备在这条公路上汉城以南约50英里的地方，也就是水原和乌山两个城镇之间，设置几个据点。史密斯中校乘坐一辆吉普车在队伍的前方先对这一区域的地形进行了勘察，又从第五十二野战炮兵营增调了108名炮兵和六门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以加强"史密斯先遣队"，这些炮兵乘卡车跟在史密斯中校的队伍后面向北前进。

史密斯中校找到了一处他认为比较合适的防御点，准备将部队埋伏在三座小山上，从山上可以俯瞰下面的公路。他的部队在7月5日凌晨3时前后到达了这个地点，天上下着小雨，他们的衣服早已经湿透了。士兵们爬上山坡，挖好散兵坑，再把沉重的弹药箱拖上山去。"每一个人都非常疲惫，又冷又湿，并且感到烦躁不安，"戴中尉回忆道。阴沉的天气也意味着"史密斯先遣队"在遭遇困难时无法指望得到美国空军的支援。

麻烦很快就来了。破晓后仅仅一会儿，一名军士提醒戴中尉注意公路上的情况，他们看到一列坦克排成纵队沿着公路开了过来。戴中尉有些激动，对所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没有把握，他问道："那些是什么东西？"军士非常平静地回答他："那是T-34坦克，长官，我不认为它们会友好地对待我们。"

配置在史密斯的步兵阵地以南1英里的榴弹炮阵地上的炮兵们已经瞄准了公路上的坦克。1950年7月5日8时16分，炮兵向坦克开火，打



■ 美国运输车队正行驶在横跨洛东江的一座桥梁上，路边是一辆被击毁的苏制T-34坦克。（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响了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枪。步兵也立即开火，使用75毫米口径无后坐力炮、火箭筒、迫击炮向敌军射击。虽然有四辆北朝鲜坦克被击毁，但美国人发现，他们所使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炮弹，很多都是哑弹，或者对敌军坦克根本不起作用。美国人开始不断地伤亡。一个北朝鲜坦克乘员，丢弃了被击毁的坦克，匍匐在地上用机枪向美军阵地扫射。一名美军的机枪手被打死，他是第一个在朝鲜战场上阵亡的美国军人，他的名字早已被历史淡忘。戴中尉正在用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向敌坦克射击，这时一辆敌军坦克瞄准他开火，击毁了他的无后坐力炮，巨大的震动震坏了他的鼓膜，鲜血从耳朵里流了出来。在双方的交火过程中，北朝鲜的坦克仍在隆隆向前开进。在战斗开始后的两个

小时内，有29辆坦克冲过了史密斯先遣队的阵地，美军死伤了20余人。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以后，数以千计的北朝鲜士兵乘坐卡车顺着公路开了过来，向美军阵地发起攻击。美军的炮兵击中了其中几辆卡车，打死了数十名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其余的北朝鲜军队跳下卡车，包围了美军阵地。史密斯中校把他的部队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环形防御圈，用步枪、手榴弹和火炮抗击敌军。双方都有较大的伤亡。

最后，史密斯中校别无选择，要么撤退，要么全军覆灭。美国人不得不把伤员抛弃在阵地上。一些年轻的美国士兵惊慌失措，扔掉了他们的武器以求跑得更快一点。戴中尉回忆道："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奔跑，部队已经被打垮，每个人都只管自己逃命。"史密斯中校和其他一些美军士兵冲出了包围圈，战斗结束后，经过清点，包括被打死、打伤、被俘以及失踪的人员在内，美军共损失了185人。

史密斯先遣队失败的消息迅速在抵达南朝鲜的美国军队中传开，美军的士气受到很大的打击。事态没有朝着在东京和华盛顿的美军指挥官计划的方向发展。总而言之，对于美国军队在亚洲大陆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开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在1951年春，将这场战争称为"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史密斯先遣队根本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这支部队是傲慢的美军指挥者们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之一。他们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假定北朝鲜军队不敢与美国人对抗。同时，史密斯先遣队的士兵们也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混乱而不确定的外交政策的受害者。从1945年到1950年，美国政府将自己投入到一场在世界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战斗中——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冷战"。无论是美国政府的领导

者，还是美国的民众，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打算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的反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中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政府和军队花费了五年的时间为一场在欧洲大陆发生的“二战”规模的战争作准备。按照美国人的设想和准备，那才是一场“应该发生”的战争，而在亚洲打一场有限战争根本就不在计划之中。

尽管如此，朝鲜战争成为了美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才真正地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开始表现出干涉全球事务的意愿并逐渐发展出相应的手段。

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和苏联组成的反对纳粹德国的战时联盟瓦解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经希望与苏联合作，以维护战后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但是当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将一系列共产主义政权强加于中东欧国家的时候，战后和谐的光明前景消失了。美国加强了在西欧的防御，防止苏联的进一步扩张。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从莫斯科给美国国务院发去一封电报，分析了苏联战后的政策。1947年，这封电报的扩充版本，发表在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外交事务》上。在这篇文章里，乔治·凯南警告人们注意苏联领导人对西方世界的敌意和他们向现有的控制范围以外扩张共产主义的决心。我们现在称之为“遏制主义”，凯南写道：

> *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任何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的核心内容都必须是长期地、耐心地而且坚定而警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

杜鲁门总统同意凯南的意见（杜鲁门曾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副总统，在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后成为总统）。1947年3月12日，他在国会发表演讲，呼吁延长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

日本——美国军事行动的前进基地

美国在1950年夏天之所以能够阻止北朝鲜的进攻，其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日本的佐世保港与南朝鲜的釜山港之间仅仅相距165海里。日本在1945年9月投降之后，美国在这个国家占领并保留了一系列的军事基地。正是因为在日本有大量现成的占领军部队和补给品，美国才能在北朝鲜发动进攻之后那至关重要的几周时间内用船舶和飞机将部队送往朝鲜。日本不仅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联合国军指挥部所在地，也是美国军队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前进基地。联合国军的一些伤员被送往日本的军队医院。虽然不允许日本保留本国的军队和直接参加战斗，但日本警卫人员负责保卫美军的军事设施，因而使更多的美国军人能够参加在朝鲜的战斗。同时，联合国军还招募了一些日本水手到朝鲜水域负责操纵扫雷舰艇和登陆舰船。

帮助他们抵抗共产主义。在后来我们称之为“杜鲁门主义”的学说中，杜鲁门告诉国会，“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正在反抗少数武装分子和外来势力的镇压的人们”。国会同意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并且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投票表决，马歇尔计划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对外国的援助计划，它准备向西欧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以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经济。1949年，参议院批准了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条约，使美国继续承担西欧的军事防御义务。

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自合众国成立之初就深刻影响美国国家政策的孤立主义习惯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人心中。许多美国人仍然希望自己的国家远离“外国的纠缠”，就如乔治·华盛顿曾经建议的那样。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誓约——保护“自由世界”不受共产主义进攻，显得过于虚幻而不切实际。受到两大洋的庇护，美国人已经习惯于

远离其他国家的战争；一旦被迫参与战争，他们也更喜欢在战争一平息下来就尽快裁减军队，解除武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不例外。美国军队从1945年时的1 200万人骤减至1947年的160万人。同期的年度军事开支也从820亿美元减至130亿美元。虽然经过这样的削减，剩余的美国军队仍旧比“二战”前的美国军队强大得多。美国政府的领导人认为，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将确保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原子弹曾经在1945年被使用于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对战争结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美国在日本、夏威夷和菲律宾都保留着较大的军事基地，但是美国海外驻军的绝大部分仍然驻扎在欧洲。然而“二战”以后，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越南这个法国殖民地，由胡志明领导的游击战挑战着法国殖民者的继续统治。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眼看就要推翻反共的蒋介石政府。杜鲁门政府把在越南的战争残局留给了法国人去收拾。在中国，美国向蒋介石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却非常谨慎地避免美国军队直接卷入这场战争。尽管当时一些美国人强烈感到应该做得更多，以在亚洲打败共产主义，但是，不论是民主党的总统杜鲁门，还是在国会里反对他的共和党人，都没有热情来提高税收以支付更大的军事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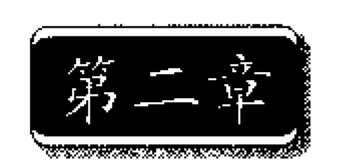
1949年，有两件事情动摇了美国人对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的能力的自信心：中国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的军队，蒋介石被从大陆驱逐出去，流亡到了远离大陆的台湾岛上；苏联爆炸了他们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初，杜鲁门总统指派政府和国防部门的官员开始认真研究世界上对美国利益存有威胁的因素。其结果导致了一次最高机密的研究，也就是代号NSC-68的研究（NSC是美国安全委员会名称的缩写，是一个向总统提供对外政策事务咨询的机构）。它警告说，由于中国国民党政

权的垮台和美国对原子弹垄断地位的结束，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威信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在世界任何角落的退让都是不可容忍的，因为“现在对自由制度的进攻已经遍布全世界，而且……自由制度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失败都是一种全面的失败”。

在美国的设想中，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将多半是一种竭尽全力的全面战争，一场主要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但同时它还必须为在世界其他地方打有限规模的战争作好准备。为了使这一战略可行，NSC-68号研究报告呼吁，要将目前的防务预算增加两倍，以用来扩充美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军队。1950年5月，根据NSC-68号研究报告的建议，杜鲁门总统增加了对法国的军事援助以对付在越南的战争。但是，想要增加如此巨额的防务预算，在对预算数字极为敏感的国会肯定是无法获得通过的。

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当北朝鲜军队在1950年6月发动进攻后，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们相信，这场战争标志着一场与苏联及其盟国的全面战争的开始。当杜鲁门总统收到北朝鲜军队进攻的消息时，他正和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一起呆在位于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家中。她回忆道：“从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起，我父亲明确表示，恐怕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到了8月，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发生在朝鲜的战争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此后的三年中，美国人在朝鲜半岛战斗，遭遇了流血和死亡，美国重整军备并修改了对外政策。对于“史密斯先遣队”的官兵以及之后的几个月里被派遣到朝鲜战场的成千上万的美军士兵来说，美国军队对战备的再次重视来得太晚了。





战争背景



现在世界上有两个朝鲜：大韩民国（ROK，或称南朝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或称北朝鲜）。在20世纪以前的大约1000多年里，朝鲜半岛都是一个国家，而不是分开的两个国家。现在这两个国家的分界线处于朝鲜半岛的中部。这一分界线基本上位于北纬38度线上，板门店是这条分界线上的一个点，在板门店以西，分界线略微向南伸展，在板门店以东则略微向北伸展。板门店是1953年朝鲜战争双方经过三年血战后签订停战协定的地方。停火线，也就是敌对双方当时所控制区域的分界线，成为了现在韩国和朝鲜的边界线。从1953年起，双方就在这条边界线的两边重兵把守，严阵以待，始终提醒着人们，这不是一条地理的分界线，而是一条政治的分界线。

朝鲜的大部分历史，不管是好还是坏，都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朝鲜半岛从亚洲大陆向南突出约600英里，把海洋分割成东部的日本海和西部的黄海。整个半岛面积狭小，仅有85 000平方英里，几乎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一样大。在半岛最宽的地方也不到200英里，最

窄的地方仅仅约100英里宽。在它的海岸周围，还散布着一些小的岛屿。

朝鲜半岛的地形主要由高低不平的丘陵和山地构成。山脉顺着半岛延伸，最高峰的海拔高度达9 000多英尺。太白山脉将大部分东部海岸与半岛的西部分隔开来。由于多数的山地十分贫瘠，因此几乎所有的人类村落和农业耕种都限于仅占整个半岛面积五分之一的河谷和沿海平原地带。朝鲜的气候较为严酷：湿热的夏天之后，紧接着的就是漫长而寒冷的冬天。除了一些肥沃的稻田及农民种植小麦、小米、大麦和棉花的地区外，土地非常贫瘠。半岛的北半部分蕴藏着一些天然资源，包括煤层和铁矿

朝鲜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现在居住在朝鲜的人们是蒙古和中国东北移民的后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他们的祖先向南迁移，来到这里。历史学家们对于朝鲜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间看法不一，但一些人断定，公元前1123年，一位名叫志楚的中国王子以及他的5 000名追随者，从中国来到现在平壤（现朝鲜首都）所在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王国，开始了他的统治。在古代，朝鲜被称为“Choson”(意为“晨曦清亮之国”)，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许多相互敌对的小王国，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公元7世纪。直到公元676年，一个叫做新罗的王国终于统一了这个半岛。公元935年，早期诸多王国之一的高句丽（或称高丽“Koryo”）王国获得了半岛的控制权。现在英语中的“朝鲜（Korea）”一词就是来源于“Koryo”这个词。

历史上，朝鲜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并不稳定，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靠近东亚的众多大国。朝鲜北部的一段边界，与中国东北隔鸭绿江相望。它的北部边境还与俄罗斯（在1917至1991年间称苏联）接壤。朝鲜最北的地方距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仅90英里。向东，从朝鲜半岛南部到日本仅相距120英里。其结果是，历史上朝鲜半岛一直被当做



■ 美国军舰"莫罗卡塞"号上的军官和船员站在甲板上，1871年6月于朝鲜。（美国国家档案IDOD，战争与冲突，第0267号）

亚洲大国与日本之间一座天然的大陆桥。

在朝鲜的大部分历史中，中国在东亚地区占据着统治地位。朝鲜的语言、经济、政治系统、宗教（佛教和中国传统儒教的混合物）都留下了受到中国影响的深刻痕迹。部分时期，中国曾直接统治着朝鲜半岛，其他时间里则间接地统治着这个地区。他们将朝鲜看成是一个"小兄弟"。但是尽管在1000多年中受到中国的影响，朝鲜民族仍然保留了他们独立民族性。当他们谈到这些事情时，朝鲜人往往故意避免把外国人联系起来。由于它的孤立，这个国家逐渐被人们称为"隐居者的王国"。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强大的邻国的压力，朝鲜人无法继续保持他们的孤立状态。蒙古人在13世纪，日本人在16世纪，都曾经侵占过这个国家。在19世纪，来自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开始出现在朝鲜，虽然



编者注：本书中出现的地图示意图均系原书插图

一开始朝鲜人觉得这些事物与他们毫无关系。1866年，当一艘美国商船驶入平壤附近的大同江，寻求与朝鲜人开展贸易时，当地居民屠杀了船上的人员。1871年，作为一个迟来的报复，一支美国海军舰队炮击了汉江入口处的朝鲜守军堡垒。19世纪70年代，日本人狂热而持续不断地寻求进入朝鲜，强迫朝鲜人向日本商人开放他们的港口。为了反击日本对朝鲜不断增强的压力，朝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通商条约，其中包括在1882年与美国签订的一个条约。

19世纪末期，日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将它的影响拓

展到了台湾（中国的一个大型海岛）、中国大陆和朝鲜。中国在当时是一个贫弱而支离破碎的国家，在1894到1895年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轻易地战胜了中国。这场战争发生的部分原因是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政府派出军队占领了汉城，以保护日本在当地的利益。1905年，日本随后又击退了它在这一地区的另一个竞争对手，沙皇俄国。日本军力的不断增强意味着朝鲜的独立变得根本不可能。1909年，在朝鲜的一个日本高级官员被朝鲜民族主义者暗杀，作为对这件事的报复，1910年日本将朝鲜彻底变成了它的附属国。

此后的35年里，东京政府一直统治着朝鲜。日本人蔑视并粗暴地对待朝鲜人。虽然日本人在朝鲜修建了一些公路、铁路、港口和大坝，但其目的是为了疯狂攫取其他国家的利益。日本人没收朝鲜农民的土地，把这个国家当做自己的原材料、廉价劳工和兵员的来源。1919年3月1日，朝鲜学生发起了一次独立运动，日本占领当局对此进行了血腥镇压，不仅屠杀了7 000多人，还逮捕了数千人。为了纪念这一事件，现在每年的3月1日仍然是韩国的独立运动纪念日。一些朝鲜人勾结日本人，成为了日本人的走狗；还有一些朝鲜人进入了日本当局组织的国民警察部队，由于他们的残暴行径，朝鲜人民对他们十分畏惧而又恨之入骨。

朝鲜人民从来都没有丧失有朝一日重新获得独立的决心。反对日本占领者的抵抗运动很快就风起云涌了。其中之一是由一个名叫李承晚的人领导的。李承晚出生于1875年，是一个朝鲜学者的儿子。1898年，由于参与革新政治活动，他被关进监狱。1904年，从监狱被释放后，李去了美国，在那里，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国际法专业的博士学位。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李在1910年回到朝鲜，参与基督教青年运动。由于以前曾有过参与独立运动的经历，日本人对他仍有戒心，在被日本



■ 大韩民国新当选的国民大会主席李承晚（1875～1965），在1948年5月31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辞。（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人逮捕之前，李承晚逃出了朝鲜。此后的三十多年，他再也没有回到过朝鲜。1919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朝鲜海外流亡者会议上，成立了一个朝鲜临时政府，李承晚担任了临时政府主席。李的"政府"并没有任何实权，同时，还有许多海外流亡者在与他争夺朝鲜独立运动的领导权。许多朝鲜民族主义者都不喜欢李承晚的傲慢态度，并且怀疑他的个人野心。但是李承晚得到了有着强大影响力的美国人，尤其是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支持。在他漫长的流亡生涯中，他始终不断地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力图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独立的朝鲜国。

在朝鲜独立运动中，共产党被证明是最强大的竞争对手。1917年，

共产党人在俄国发起了一场成功的革命。他们号召全世界团结起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并且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响应。中国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发起了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许多朝鲜人生活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其中一些人经历了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成为了共产党员。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朝鲜国内的共产党人一旦被抓住，就会遭受痛苦的折磨或者被执行死刑。在中国东北，朝鲜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进行着与日本人的游击战争。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曾在这里扶植了一个中国傀儡政权。

在中国东北的战斗中，涌现出一些朝鲜的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对他的早期情况知之甚少。他于1912年出生于平壤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中国东北上学并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1932年，他开始跟随游击队作战。1941年，他转移到远东的一个苏联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在这里他和他的战友们加入了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什么地方以及从事什么活动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但在“二战”末期，当苏联军队准备攻击日本人时，他与苏联人在一起。在后来北朝鲜的宣传中，他成了一位传奇人物，在对日本人的斗争中建立了光辉的功勋。这些事迹的真实性无法证实，但毫无疑问，他是一名坚毅而经验丰富的游击战士。

当美国人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时，他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美军进行的几次“越岛进攻”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塔拉瓦岛战役、硫磺岛战役、冲绳群岛战役）和大规模的海战（中途岛大海战、珊瑚海海战、莱特湾海战）。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地区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基本没有参与的战场。在战争中，大量的日本军队被牵制在中国的战场上。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美国军队的指挥者们准备进攻日本本岛时，他们非常担心这支庞大的预备队被召唤回国用以抵抗美国军

队。如果日本人像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战斗中那样，与美国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美军将可能在对日本岛的进攻中损失成千上万的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因此，美国的战略家们，包括太平洋战区的美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急切地希望把苏联人拉进这场对日本人的战争。如果苏联红军从西伯利亚出兵中国东北，把日本军队牵制在那里，就会大大减小美国人进攻日本所付出的代价。1945年2月，同盟国的领导人在苏联城市雅尔塔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承诺，苏联将在对纳粹的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加入对日本人的战争。

在与斯大林达成这一协议时，罗斯福和其他美国战略家还不知道制造原子弹这一高度机密的项目能够成功。1945年7月，美国科学家们在美国西部内华达州的沙漠中成功地试爆了一枚原子弹。8月6日，一架美国飞机在日本城市广岛上空抛下了一枚原子弹，三天后，第二枚原子弹又在长崎上空爆炸。几天之后，日本人请求结束战争。但与此同时，就在纳粹投降（5月8日）三个月之后的8月8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人发起了攻击。

在战时召开的会议中，美国、苏联和英国的领导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战后解放了的欧洲国家间的边界划分问题和政治未来。他们对世界另一个地方，也就是他们的军队正在作战的地方，相对考虑得却比较少。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提议，在战后的朝鲜建立一种所谓的“托管统治”模式。斯大林同意了，尽管他表示他希望这种托管统治的期限是短期的。朝鲜的未来仍然扑朔迷离。美国和苏联的战略家们达成了一致：一旦苏联军队参与对日本的作战，那以后也就可以继续进入朝鲜。

在1945年的8月中旬，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又有了新的想法。他

苏联的核武器
——为什么朝鲜战争没有演变成一场核战争

在1997年出版的一本对冷战进行重新评估的《我们现在才知道的事实》一书中，约翰·刘易斯·盖蒂写道："如同'有限'战争这一概念本身一样，在有限战争中禁止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在1950年时）并没有被人们确认。正是朝鲜战争首次确立了这些原则，但我们仍然没有多少理由能期望人们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美军的指挥官们对使用核武器阻止中国军队的前进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杜鲁门总统一度曾经公开地威胁要使用核武器。

有一件事情，我们至今也不敢说"我们现在知道了"，这就是，苏联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阻止了美国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苏联在1949年夏天爆炸了它的第一个核装置，当朝鲜战争开始时，苏联仅拥有为数不多的核武器。美国作为一个从1945年就开始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此时核武库中已有200多枚核弹。在美国的远程轰炸机都部署完毕，可以随时打击苏联城市时，苏联当时还没有能力将核武器投送到美国。显然，核力量的天平是偏向美国的。但是，一旦美国用核弹轰炸了在朝鲜或者中国东北的中国军队，就可能导致苏联发起毁灭性的报复性打击。驻在中国东北的苏联轰炸机可以轻易地对釜山地区进行打击，这将造成数以万计的美军伤亡并杀死数百万的朝鲜人。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朝鲜战争拉开了超级大国之间核军备竞赛的序幕，在战争结束时，美国的核武库中已经拥有800枚核弹，苏联也有了200枚。

们不愿意看到战后的朝鲜变成一个苏联的前哨阵地。为了阻止苏联轻易地获得整个朝鲜，他们决定再输送一部分美国军队到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然后让军队向北运动，在半岛的中部与苏联军队会合。两国军队将在北纬38度沿线会合，这条分界线大约位于仁川和朝鲜首府内陆城市

汉城以北25英里。在1945年，大约有900万朝鲜人生活在这条线以北的地区，而有2 100万朝鲜人生活在以南的地区。朝鲜的大部分工业都集中在这条线的北边，而大部分的农田却分布在这条线以南。在成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计划出台之前，美国和苏联将在这个国家的南北两个区域分别建立托管政权。这些计划与此前为德国制定的战后占领计划十分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朝鲜被假定为一个被“解放”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被“打败”的国家。许多朝鲜人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极为愤怒，他们的国家在经历了被日本人占领了35年后，立即又被另外两个新的国家的军队占领。

最初，对朝鲜的占领过程十分顺利。虽然苏联军队比美国军队早进入朝鲜一个月，但苏联人按照约定，在北纬38度线停止了前进。美国军队在约翰·R.霍奇中将的指挥下，于1945年9月8日从仁川登陆，第二天便开进了汉城，在这里他们接受了日本人的投降。朝鲜人热烈地欢迎美国人的到来。但是，霍奇这个曾经参加过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冲绳岛战役的老兵，因为粗鲁而又缺乏外交策略，决定在新的体系建立之前，继续让日本殖民政府统治，这激怒了许多朝鲜人。在经受了日本人35年的压迫之后，日本人的统治哪怕只是几个星期都是让朝鲜人无法接受的。虽然霍奇的政策很快就在华盛顿的命令下扭转了过来，但是这一迹象表明，在美国人的眼中，强调政治的稳定比朝鲜人的独立自主更加重要。

在日本投降之后的几个月里，冷战的气氛不断增强，两个朝鲜占领区重新和平统一的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在朝鲜半岛北部，金日成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一个苏联模式的政府和社会。他们将所有的土地重新划分，分配给所有的农民，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举措。同时，他们扑灭了所有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敌对势力，将反对者逮捕起来并投入监狱。

在以后的四年中，霍奇将军将在朝鲜南部保持美国的军事统治，他决定防止共产党人获得权力。他把南朝鲜最为保守的政治团体视为合作对象，其中包括那些曾经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政治势力。他下令解散“人民委员会”(一种存在于许多朝鲜城市中的由共产党人和其他独立团体建立起来的组织)和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工会组织。南朝鲜警察部队逮捕和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反对美国军事政府的其他对立者。

1945年10月，霍奇着手迎接在海外流亡多年的李承晚回国。在此后几年中，美国与李承晚的故事充满着暴风骤雨，因为这个刚愎任性的老人有着他自己的想法。“李承晚总统是一个有着极强信念的人，根本没有耐心听取他人的任何不同意见，”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不关心李的警察在驱散政治集会和控制政治对手时使用的手段。”最终杜鲁门认定，李是指挥反共军队的最佳人选。

美国军队的领导人对于把数以万计的美国士兵放在南朝鲜，去执行们的不明确的占领任务的做法，根本就没有任何热情。他们的头脑中所关注的是与苏联军队在欧洲大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他们把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看成是对稀缺资源的浪费，对自己根本不具有战略意义。五角大楼努力地争取能尽早从南朝鲜撤兵。苏联将在1948年从北朝鲜撤回他们的军队，并为北朝鲜培训出一支数量庞大且装备精良的军队。此外，还有几千苏联军人留在那里担任军事顾问。

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却持有与军方人员不同的观点，他们坚定地认为美国应该在朝鲜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1946年9月，就在“杜鲁门主义”出台的半年之前，美国总统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在给总统的一份报告中把朝鲜称为一个“棘手的地方”，美国应该在这里准备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

美国国务院反对在短期内把美国军队从南朝鲜撤出来，他们相信，

那样做就等于是将政权拱手让给共产党或者说是主动邀请共产党人发动进攻。

1948年5月，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不顾苏联的阻拦，在南朝鲜组织了议会选举。北朝鲜拒绝参加选举，与此同时，南朝鲜境内的共产党人也号召人们抵制这次选举。新成立的南朝鲜国民大会选举李承晚为主席，7月，颁布了新的宪法，在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ROK）。麦克阿瑟将军一反常态地从他在日本的指挥部来到汉城出席李承晚的就职仪式。李承晚严酷地镇压了反对他的政权的人们，在1948年秋天到1949年春天这一段时间里，他下令逮捕了约九万人。北朝鲜的共产党人为了回应在南朝鲜发生的事件，也于1948年7月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1948年8月，美国正式结束了对朝鲜的占领。除了在南朝鲜保留了几百人的军事顾问（被称为朝鲜军事顾问团，缩写为“KMAG”）外，所有的美国军队都在1949年6月底之前从南朝鲜撤走了。

无论是李承晚的南朝鲜，还是金日成的北朝鲜，都拒绝承认对方政府的合法性。在两个国家的边界线上时常发生战斗，双方互相以小部队向对方的边境线发动袭击。李承晚反复声称要向北迈进，把整个朝鲜半岛统一到他的领导之下，这让他的美国盟友经常为之提心吊胆。为此，美国严格地限制了向南朝鲜军队提供援助的种类。在援助给南朝鲜军队的武器中只有一些轻武器、轻型火炮和几吨弹药，没有坦克或者飞机。美国希望看到的是，南朝鲜军队要能够抵抗北朝鲜的进攻，但不能强大到能够主动发起进攻。金日成在建设自己的军队时就不必受这样的限制。在1950年春季，北朝鲜军队的数量已经多达135 000人，其中还有很多是曾经参加过在中国东北进行的革命战争的经验丰富的老兵，并且还拥有苏制T-34坦克和重型炮兵。这样一来，南朝鲜军队的数量还不

及北朝鲜军队的一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年中，朝鲜一直处于内战当中。这几年里，在金日成和李承晚的支持者之间的对抗中，约有10万朝鲜人丧生。这种血腥的“和平”很快就在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的拂晓前结束了，在这一刻，驻守在北纬38度线以南的南朝鲜军队遭到了猛烈的炮击。在四个小时之内，北朝鲜的坦克和步兵就突破了南朝鲜军队的防线，直捣南朝鲜的首都汉城。朝鲜战争拉开了序幕。“史密斯先遣队”不久后就将奔赴前线。





第三章 失败和退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历史条件下，1950年6月25日黎明前的几个小时，朝鲜人民军(NKPA)将毁灭性的猛烈炮火倾泻在北纬38度线以南的地区。不出几天，史密斯先遣队就将被派往前线。但是早在他们出现在战场上之前，紧随着猛烈的炮击，约九万名朝鲜人民军士兵，在100多架战斗机和150多辆坦克的支援下涌过了边境线，攻进了南朝鲜。南朝鲜的防线在敌人发起冲击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就已经崩溃了。北朝鲜领袖金日成在广播里向他的人民发表了讲话，声称南朝鲜侵略了北朝鲜，朝鲜人民军是在反击“强盗卖国贼李承晚”的挑衅。

美国驻南朝鲜大使在得知北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后，立即向华盛顿发去一封密码电报。“根据南朝鲜军队的报告，”电报中写道，“北朝鲜军队在今晨从几个地点同时攻入了大韩民国的领土……从敌人进攻的特征和发起的方式来看，这好像是一次对大韩民国发动的全面进攻。”当电报到达美国国务院并被译解出来时，正值华盛顿当地时间6月24日的深夜。

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人们都没有料到朝鲜的麻烦会来得这么快。6

月25日之前几个星期的情报并没有显示出北朝鲜有进行任何特殊的军事准备的迹象。在得知这一消息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根本不在华盛顿。当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夜里用电话叫醒他时，他正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家中休息。艾奇逊向总统建议，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次进攻行为。杜鲁门和艾奇逊准备求助于联合国的这一决定，对于塑造即将到来的战争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在北朝鲜发起进攻之后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他向当时正在东京为总统处理一件特殊外交事务的著名共和党领导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吹嘘说："只要华盛顿不限制我的行动，我用一只胳膊就可以解决朝鲜问题。"杜勒斯给艾奇逊发去电报，敦促美国干涉朝鲜问题。同时，李承晚也向杜鲁门发电寻求帮助。

美国从来就没有为保护南朝鲜而进行战争的义务。事实上，早在1月，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就向国家新闻俱乐部（NPC）发表过讲话，其中提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当时所描述的美国"防线"似乎根本就不包括南朝鲜。共和党人后来责难说，艾奇逊在1月的演讲怂恿了金日成作出在6月进攻南朝鲜的决定，但他们却轻易地忽略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同样在1月份，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们投票否决了由杜鲁门政府提出的援助南朝鲜的议案。在五角大楼制定的关于北朝鲜入侵的紧急情况预案中，想到的是迅速从南朝鲜撤出美国的军事和外交人员，而不是与入侵的北朝鲜军队战斗。

在整个星期天，即6月25日（朝鲜当地时间6月26日），坏消息持续不断地传到华盛顿。星期天下午，当杜鲁门总统准备离开密苏里州独立城时，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的胜利湖召集会议，开始就美国对北朝鲜入侵事件的解决方案进行辩论。（此时的联合国还没有迁入现今位于纽约市的总部大楼。）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由5个常任理事国（英国、

法国、中国、美国、苏联）和另外6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组成。安理会的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有权否决提交大会审议的决议。按常理肯定会否决美国提出的谴责北朝鲜议案的苏联代表在这个星期天却并不在场。苏联从1950年1月开始联合一些国家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以抗议联合国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在成员国之外。这样一来，当天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结果为9：0，南斯拉夫投了弃权票，安理会通过了要求北朝鲜立即从南朝鲜撤回军队的决议。

苏联在安理会的缺席使华盛顿对莫斯科的意图感到有些疑惑。如果这是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打击，或者是一次更大规模战争的开始，那么为什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没有命令他的外交官参加安理会的会议呢？（苏联代表后来在8月1日终于回到了安理会，但为时已晚，这时已不可能撤销此前联合国形成的对朝鲜问题的决议了。）苏联在北朝鲜进攻南朝鲜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外交反应表明，斯大林对这场战争及其将要产生的结果并没有作过认真的考虑。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在6月25日飞回华盛顿的途中，他长时间、深入地思考了美国将如何应对北朝鲜入侵事件的问题。他回想起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

> *在我们这个时代，强国进攻弱国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我回忆起了以前的一些例子：中国东北、埃塞俄比亚、奥地利。我想起了每一次民主力量都是怎样无所作为，纵容了侵略者继续前进。共产党在朝鲜的行为就如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曾经做过的一样……如果允许这样的事件不受挑战地继续下去，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来临，正如曾经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似事件那样。*

但杜鲁门应对朝鲜战争的方案并不仅仅决定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些回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68号秘密报告显示，早在朝鲜的消息到来之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就已经倾向于对共产主义的扩张进行干涉了。杜鲁门还没有忘记共和党曾经攻击他的政府在前些年把中国"丢失"给了共产党人。他不希望看到因为在朝鲜再次失败而完全毁掉他这一个任期的总统生涯。

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杜鲁门认为是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候了。在此后的几天内，他作出了一系列的决定。承诺美国将在朝鲜，甚至必要的时候在整个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进攻。6月25日这个星期日的晚上，杜鲁门总统在与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开会时，授权在朝鲜半岛北纬38度以南的地区使用美国空军和海军部队攻击北朝鲜军队。星期一，也就是6月26日，他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即分隔共产党中国大陆和国民党占领的台湾岛的海峡。杜鲁门还决定增加对法国军队的军事援助以帮助他们在印度支那作战。星期二，也就是6月27日，他命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个新的议案，呼吁成员国向南朝鲜提供援助以抵抗北朝鲜的攻击行为。联合国安理会于当天深夜进行了投票表决，在苏联仍然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决议，决定"提供如下的援助……鉴于有必要抵制敌人的武装进攻，以在当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同一天，杜鲁门简要地向国会领袖们通报了南朝鲜的局势和他本人在得知事件发生后所作出的决定。虽然他承诺了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但杜鲁门小心地避免使用美国将在朝鲜参战的字眼。作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杜鲁门独自作出的使用美国军队这一决定，招致了国会中共和党议员的猛烈批评，他们指责杜鲁门无视宪法赋予国会的宣战的权利。杜鲁门将美国的行动称之为"维持治安行动"而不是战争，希望以



■ 朝鲜军事顾问团（KMAG）的成员和他的翻译（右一）正在教朝鲜共和军的士兵使用60毫米口径迫击炮。（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此来回避面临的指责。这是美国第一次进行不宣战的重大对外战争，同时也是美国第一次不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的战争——而是在联合国的蓝色旗帜下进行的战争。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投票选举，以成立一个联合国指挥机构来协调防卫南朝鲜的军事行动。鉴于这次军事行动主要是由美国在组织实施的事实，安理会授权杜鲁门总统指定人选来担任联合国军的指挥官。杜鲁门在7月8日指定麦克阿瑟担任这一职务。六天之后，李承晚将朝鲜共和军交给麦克阿瑟指挥。此时，除了澳大利亚提供的空中支援外，仅有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一起投入战争，但在此后几个月中，来

自另外15个国家的士兵将陆续投入战斗，包括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法国、土耳其、希腊和泰国在内的国家纷纷加入了联合国军在朝鲜的战争。一些国家，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派出了他们的海军部队以支援美国舰队在朝鲜周边海域的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朝鲜的局势迅速恶化，令人绝望。朝鲜人民军在星期二，也就是6月27日，进抵了汉城的市郊。李承晚及其大韩民国政府和美国大使馆人员及军事顾问们一道向南逃亡，以避免成为北朝鲜军队的俘虏。南朝鲜军队在汉城进行的后防战斗指挥混乱，缺乏组织。6月28日清晨，由于一个惊惶失措的南朝鲜军官过早地将汉江（位于汉城南面）上的一座桥梁炸毁，数以千计的官兵在撤退过程中被阻



■ 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使用它的16英寸口径火炮向敌人发起齐射，以切断北朝鲜东海岸的交通线。（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断。当时正行走在桥上的数百名军人和平民也在爆炸中丧命。

6月29日，杜鲁门总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JCS）的强烈要求下，授权部队对北纬38度以北的地区进行空中和海上的打击。同一天，麦克阿瑟对南朝鲜进行了一次视察并向华盛顿发去请示电报，正是这一请示直接导致了派遣"史密斯先遣队"的决定。7月1日，将直接与亚洲共产党军队进行地面对抗的最早一批美国军人向前线进发了，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想象中，这必将是一次"骄傲的力量展示"。

作为联合国军的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司令部里作出各种决定，他派遣下属军官在朝鲜土地上指挥作战。从7月12日到达这里的那一刻开始，沃尔顿·A.沃克中将就成为美军在朝鲜级别最高的指挥官，他是一个备受尊敬的、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 第二十四步兵团开赴朝鲜战场，摄于1950年7月18日。（美国国家档案DOD，战争与冲突，第1385号）



■ 在阵地前沿，一名步兵正在向他的 M-1 步枪内压入新的弹夹，此时，他的同伴正在向敌人射击。（林德·贝因斯·约翰图书馆、博物馆提供）

老兵，从1948年起就一直担任美国陆军第八集团军的司令。沃克于7月12日到达后即接手了朝鲜战场的指挥权。当沃克的部队到达朝鲜时，他们被人们称为“在朝鲜的美国第八集团军”（EUSAK）。

第一支在朝鲜投入战斗的美军部队是第八集团军的第二十四步兵师，包括史密斯先遣队的士兵和第二十一步兵团、第三十四步兵团。在7月长达三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中，美军第二十四师被北朝鲜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短期内，美国人在朝鲜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在使用船舶和飞机将更多的部队和装备运送到南部港口城市釜山的同时，尽可能地推迟北朝鲜军队向南推进的进度。第二十四师的指挥官是威廉·迪安少将——一个肌肉发达的、身高6英尺的大



■ 战地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

汉，他是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兵。迪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也就是在1949年被任命为驻日本的第二十四步兵师指挥官之前，曾经在南朝鲜担任了一年的地方行政长官。当史密斯先遣队被北朝鲜军队击退时，迪安的部队还远在南部，正在占领通往汉城的公路沿线的阵地。

接下来，第三十四步兵团的官兵将要领教北朝鲜军队是怎样一支可怕的军队了。他们还没有作好战斗的准备。当他们在平泽以北2英里的地方，也就是史密斯先遣队的阵地以南10英里的地方占领阵地时，配给他们的炮兵支援才刚刚从釜山港的船上卸载下来。第三十四步兵团的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试验一下发到他们手中的M-1步枪；直到看到北朝鲜军队冲上来时，他们才发现这些步枪有缺陷。



■ 向南移动的难民流经常被北朝鲜渗透者当做最好的掩护。（林德·贝因斯·约翰图书馆、博物馆提供）

7月6日，美国人在平泽北面的一条小河边进行了一次小型战斗，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刚担任第三十四步兵团团长的杰伊·B.纳乌勒斯上校命令他的部队撤退到15英里以南的安全据点，以免遭受到与史密斯先遣队同样的命运。（他在命令中没有说清楚在遇到敌人猛烈进攻时，是否应该坚守阵地和应该坚守多长时间）撤退变成了一次混乱的溃退，士兵们丢盔弃甲，甚至连鞋子都跑掉了。玛格丽特·希金斯（朝鲜战场上唯一一个女记者）描述了她所看到的一切："年轻的美国人转身从战场上逃跑，或者一边扔掉他们的武器，一边咒骂他们的政府不该将自己卷入这场毫无希望的纠纷……"愤怒的迪安将军在7月7日解除了纳乌

勒斯对第三十四团的指挥权。由前一天刚到达朝鲜的罗伯特·马丁上校接替了他的职务。马丁在7月8日的战斗中英勇战死，当他企图用一具火箭筒击毁一辆北朝鲜坦克时，被坦克射出的炮弹拦腰斩断了。第三十四步兵团又一次陷入了惊慌的逃跑之中。

事实上，北朝鲜军队几乎是不受阻碍地沿着朝鲜半岛西岸向南推进。越往南，从主要道路上分出的通往汉城的小岔道越多，这就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从翼侧包围美国人。每当美军建立起一条防线，很快就会被北朝鲜军队突破，美军伤亡惨重。北朝鲜军队用十分简单的战术来取胜。他们用坦克从正面进攻美国人，然后使用步兵从翼侧包抄，插到美军阵地的后方切断其退路。美国人还发现很难应付公路上拥挤着的成千上万的朝鲜难民。有时候，北朝鲜军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当中，渗透到美军的防线后面，从那里攻击他们。神经过敏的美国兵开始向靠近他们的难民开枪，导致了大量的无辜平民伤亡。迪安将军很快就开始认识到朝鲜人民军强大的战斗能力了。他把阻止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比喻为“企图防止水从鱼网中漏出来”。麦克阿瑟将军对他的部队持续的后退感到十分沮丧，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电报，敦促尽快将至少四个师的美国军队送到朝鲜。

北朝鲜军队在7月14日和15日两次渡过了锦江，这对美军来说又是一大灾难。锦江从具有战略意义的南朝鲜重要城市大田以东10英里处流过，就如同大田的一条护城河，美军指挥官曾经希望把北朝鲜军队阻止在这条河边。横跨在河上的所有桥梁都已经被美军的工程兵炸毁了，但北朝鲜军队在7月14日乘坐驳船渡过了这条河，击溃了第六十三野战炮兵营，缴获了10门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击毙和俘虏了100多名美军。7月16日，北朝鲜军队攻击了刚被派来增援这条战线的美军第十九步兵团，这个团因为在美国内战期间一场血战中的顽强战斗而



编者注：本书中出现的地图示意图均系原书插图。

被誉为“奇克莫加的岩石”。面对北朝鲜军队从正面和翼侧的夹击，他们被迫转入混乱的撤退。在这一天的战斗结束时，这个团的900多名士兵中有一半被打死或失踪。其中的一个步兵连，171人投入战斗，伤亡人数达122人之多。

迪安将军进行了他个人对北朝鲜军队的最后一场坚守战斗，力图在7月19日和20日扼守住至关重要的交通咽喉大田市，大田位于汉城以南100英里。迪安于7月3日到达朝鲜，当天他就在这个朝鲜第六大城市设立了他的指挥部。当北朝鲜军队渡过锦江时，迪安就决定把他的4 000名士兵撤出大田，但是，7月18日，沃克将军要求他继续坚守大田两天以便刚抵达的美国第一骑兵师有时间展开部署。第二十四师新近配备了一批陆用3.5英寸口径火箭发射器，迪安希望这些武器能够第一次使他的部队拥有对付北朝鲜的T-34坦克的能力。

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于7月19日打响了。北朝鲜仍然从正面进攻，并从南面包围了整个城市。北朝鲜的“雅克”战斗机对城中进行了猛烈



■ 战地医护人员正在抢救一名伤员。（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 一名受伤的陆战队员被抬上西科尔斯基H-5型直升机附带的担架，准备送往野战医院。（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的轰炸和扫射，并抛下大量的宣传传单，劝美军投降。北朝鲜的重炮也对准大田市猛烈开火。在7月20日凌晨，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和步兵分三路突入了城市。接下来，双方在这座燃烧着的城市里展开了一场艰难而又血腥的巷战。此时，精疲力竭的迪安已经无法掌握准确的战场态势了。他冲进街巷，像一个步兵一样勇敢地加入了战斗。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大田的战斗中）所做的绝大多数事情，几乎是每一个胜任的军士都能做的。" 迪安与一个火箭筒小分队一起去"猎杀坦克"，有人看到他曾经用他的0.45英寸口径自动手枪向坦克射击。在白天，小股的美军或徒步、或乘吉普车和卡车成功地突破包围，冲出了城市。

黄昏时刻，在命令部队撤出这座城市后，迪安奇迹般地从敌人的猛烈炮火中逃了出来，他乘坐吉普车在燃烧着的卡车和坦克中间穿行，冲出了街道。后来他不得不丢弃了他的吉普车，躲进了一片丘陵地。由于

被切断了与部队的联系，迪安在山林间躲藏了五个星期后被北朝鲜军队抓获，在这段时间里，他差一点被饿死。迪安是被北朝鲜抓住的军衔最高的美国战俘。因为在大田保卫战斗中的勇敢表现被授予了荣誉勋章，迪安后来写道："作为一个指挥官，我连一枚木制勋章也不配获得。"截至大田保卫战结束时，共有1 100多名美军被打死、打伤或者失踪。

在三个星期的战斗中，美军第二十四师被迫后撤了100多英里，美国人在这里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许多生命的丧失都是因为美军指挥官的过分自负和军事决策失误造成的。但是，这些年轻和缺乏经验的士兵们为增援兵力的到来赢得了时间。在第二十四师痛苦的败退过程中，美军第二十五步兵师和第一骑兵师相继抵达朝鲜。但这里的美国人仍然太少，而北朝鲜人太多了。在大田战斗结束后，第一骑兵师接替了第二十四师的防务，使二十四师的残部得以解脱出来。但仅仅休整了一天之后，这些精疲力竭的士兵们又不得不被调回战场，以阻击一支可能包抄第八集团军西面翼侧的敌军。

美国大兵们经受了炎热、（由于喝稻田里的脏水而引发的）疾病、蚊虫叮咬、缺乏食物和干衣服、恶劣的自然条件等种种考验。第二十四师的步兵伦纳德·克奇回忆起当时的酷热、干渴和疲乏时说道："如果你像我们当时那样困乏，你根本就无法思考。我只是感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个山头，在那里将遭受敌人的攻击，然后再走向另一个山头，如此往复，永无休止。哪里才会是尽头？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美国部队了吗？"

冲向前线的新部队不断地遭受失败。第一骑兵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被改编为步兵师）于7月18日抵达朝鲜后很快就投入了战斗。7月24～25日，第一骑兵师在于永同进行的第一次战斗中遭到痛击，这让美军指挥者极为失望，他们还指望着这支声名显赫的部队带来重大胜



■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来到前线，在他抵达金浦机场后视察了第二十四步兵团的士兵。（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利呢。另一支运气不佳的部队是第二十五师的第二十四步兵团，他们于7月13日抵达朝鲜。这是一支全部由黑人组成的部队。（虽然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下令废止了武装部队的种族隔离制度，但是在朝鲜战争初期，陆军仍然保留着种族隔离的部队。）在7月20日，第二十四步兵团的成员在醴泉的战斗中表现十分英勇，这是美国陆军在朝鲜战争中第一场成功的反击行动。但是在7月22日，在尚州附近，二十四团的另一支部队在与朝鲜人民军的一次激烈战斗中被迫撤退，这一战美国人有2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关于这支部队在尚州的战斗中是否“惊慌失措”，历史学家们和参加这次行动的老兵们对此争论不休。但是，可以

美国军队中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是一支种族隔离的军队。在这里，把非裔美国步兵、水手、空勤人员视为二等公民。黑人被编到种族隔离的军队单位中，通常由白人军官来指挥。要求平等待遇的呼声在军方的高级官员那里根本得不到同情，他们辩解说，武装部队不可能进行"冒险"的社会实验。

但是，在不承认黑人平等地位的同时却要求他们为保卫自由而战，这种伪善的行为激发了黑人们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呼声。1947年，劳工领袖和民权活动家A.菲利普·伦道夫组织了一个反对在服兵役期间和军事训练中歧视黑人的委员会，呼吁非裔美国人拒绝参加征兵登记，直到美国武装部队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为止。它的口号是："不要加入一支种族歧视的部队！"1948年，哈里·S.杜鲁门总统颁布了一条行政命令，要求武装部队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然而，美国军队，尤其是陆军，并没有马上执行这一命令，当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再次派出了一支仍然存在种族歧视的部队。

传统和偏见最终还是因为兵员的匮乏而松动了。1951年初，黑人士兵开始被派去补充在朝鲜作战的白人部队。越来越多的被派往朝鲜的新部队都是由白人和黑人士兵组成，他们在美国一起接受训练。1951年末，最早被派往朝鲜战场的部队之一——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第二十四步兵团被解散了，这个团的士兵被送往其他部队与白人士兵并肩战斗。在1954年10月底，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15个月之后，美国陆军终于能够宣布它已经不存在种族隔离的部队了。

肯定的是，第二十四步兵团的撤退导致许多白人士兵怀疑黑人士兵到底能不能经受战斗的考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在总体实力极为悬殊且美国部队在朝鲜战争早期普遍表现不佳的情况下，单独把第二十四步兵团的黑人士兵们拿出来批评是不公平的。

在大田战役之后，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挫败是第二十九步兵团第三营的覆灭。这支部队曾经在日本的冲绳群岛上执行卫戍任务，成员大多是一些新兵和未经过良好训练的士兵。他们于7月24日到达朝鲜，两天之后受命开进到一个名叫河东的城镇。他们的车队在7月27日遭到了北朝鲜军队的伏击。

在这次袭击中，该部队的757人中有300多人被击毙，100多人被俘虏。第二十九步兵团的第一营在当天的另一次行动中被北朝鲜军队切断退路，伤亡人数多达215人。

在第一次战斗中就有良好表现的部队为数不多，第二十五师的第二十七（“猎狼犬”）步兵团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指挥官是人称“铁迈克”的约翰·迈克利斯中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一名青年军官跟随一〇一空降师参加了在诺曼底的空降登陆作战。7月24～25日，迈克利斯中校的“猎狼犬”巧妙地避开了北朝鲜军队在黄涧附近的一次攻击，他们击毁了六辆T-34坦克并且杀死了许多北朝鲜步兵，随后成功地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实施了有条不紊的撤退。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势如破竹，因此，明显地滋生了过分自信的情绪。看到美国第八集团军正在撤退，北朝鲜军队的指挥官决定分兵前进。北朝鲜派出他们最好的两个师向南面的海岸前进，企图实施对釜山的包围。这是一次严重的决策失误，它延缓了北朝鲜军队主力的前进，从而给了美国人重新组织防御的时间。

7月29日，沃克将军向他的部队发出了“誓死坚守阵地”的命令。他宣布：“在我们身后已经再也没有可以撤退的余地了……撤退到釜山，将会是历史上最糟糕可耻的败绩。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事实上，美国军队在此后的几天中继续后退到了洛东江边，这条江是一条天然的防线。北朝鲜军队在整个战争中第一次放慢了推进的脚步，从而给了美

关于路郡里事件的争论

1999年，美联社报道说，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士兵和战斗机曾经在汉城以南一个叫路郡里的村庄附近屠杀了约400名南朝鲜难民。根据朝鲜老百姓的报告，辅以一个名叫爱德华·李·德利的美国老兵的证词，指出在1950年7月26日，一队平民遭到了美军的轰炸和机枪扫射。他们中的幸存者随后被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的一些士兵驱赶到附近的两个铁路隧洞中。此后的四天中，美国兵在那里向他们开枪射击，又导致了300多人死亡。据德利称，是美国军官直接命令士兵们对平民进行射击的。

这一报道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此后的几个月中，美国陆军对路郡里的事件进行了调查，对数以百计的美国老兵进行了当面质询。陆军的调查组最后得出结论：确实有数目不详的南朝鲜难民在路郡里附近被美方人员杀害，但报道中的数字可能被夸大了。军方否认曾经下达过针对平民的命令，他们将杀害平民事件的责任归结于美国士兵在撤退中被北朝鲜军队追上时的惊慌和缺乏经验。根据官方的报告，"当时的事实是，许多的美国部队缺乏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和军士，一些士兵可能会出于恐惧对假想的敌人开枪射击，而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们射击的可能是朝鲜平民"。人们还发现，爱德华·李·德利在关于他的战斗经验和是否在路郡里现场的问题上撒了谎，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最初报道真实性的怀疑。

国军队作好准备的时间。他们现在有了充足的给养和空中支援，以及声音清晰的内部通信线路。在他们控制的朝鲜半岛南部这个角落里，美军的部队可以迅速和方便地进行机动。沃克将军把第二十五师从北部前线的大邱（在那里朝鲜人民军的压力已经减轻了）调至受到威胁的西南战线。8月2日，也就是史密斯先遣队走下飞机，踏上朝鲜土地之后一个月零一天，陆军的工程兵炸毁了洛东江上的最后一座桥梁。自战争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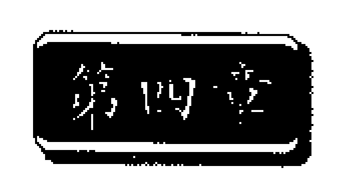
■ 在大邱北部，90毫米高射炮被当做野战炮射击地面目标，以支援朝鲜共和军。（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以来，美国人已经遭受了6 000多人的伤亡，其中1 900人战死，900人被俘。南朝鲜军队损失更为惨重，伤亡总数高达70 000余人。

从现在起，美军开始了对“釜山环形防御圈”的防守作战。这是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一处宽50英里，纵深100英里的地域。它的东面和南面背靠着大海，西面是蜿蜒的洛东江，北侧是一条崎岖而绵延的山脉。南朝鲜军队扼守着北面，而美军第八集团军则防守着防御圈的西

侧。北朝鲜军队从战争6月25日开始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动，但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开战之初的那支部队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朝鲜人民军已经付出了伤亡60 000人的代价，还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T-34坦克。在釜山环形防御圈建立起来之后的数天内，美军的防御兵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北朝鲜进攻的兵力。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





釜山和仁川



1950年夏末秋初，朝鲜战争中敌对双方的形势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8月，一直高奏凯歌的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在釜山环形防御圈的边缘陷入了停顿。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撤退后，第八集团军和它的南朝鲜盟军转而与进攻者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残酷的阵地防御战，使北朝鲜军队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在9月中旬，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港发起了一次大胆的登陆进攻，使美国人第一次在这场战争中站到了进攻者的位置上。在仁川登陆之后的两周内，汉城就重新被南朝鲜人占领，北朝鲜军队被赶出了南朝鲜。假使在1950年9月30日这一天结束这场战争，朝鲜战争将成为美国军队一次值得纪念的伟大胜利。

在8月初，联合国军取得这样一次了不起的胜利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8月2日，除了被称为釜山环形防御圈的那块面积为5 000平方英里的长方形地域外，整个南朝鲜都已经落入北朝鲜军队手中。如果朝鲜人民军能够强渡洛东江，或者从北部的山区席卷而下，他们完全可以把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们赶入大海。就如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官沃尔



■ 刚刚抵达南朝鲜重要港口城市釜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们的脸上洋溢着好奇和希望，这张照片是他们被派往前线之前拍摄的。（美国国家档案馆DOD，战争与冲突，第1385号）

顿·沃克所说的那样，美军已经没有了退路。

沃克将军几乎将可以用上的每一个人都派上了战场。只要飞机和船舶一把美国和盟国的部队越过大洋送到朝鲜，沃克就迫不及待地把他们派上去增援防守在前线苦战的老兵们。在7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共有200多艘船只源源不断地将人员和补给品送到了釜山。美国陆军第二步兵师、第一临时陆战旅、英军第二十七旅都于8月抵达这里。当这些士兵们一从运送他们的船只上走上釜山的地面，通常就立即被直接派到前线。新兵和从未参加过战斗的部队很快就会迎来他们平生的第一次战斗，要么活下来接受战争的考验，要么战死沙场。战争的恐怖离他们越来越近了。陆战队二等兵道格·科赫在8月的炎热天气里忙碌了一整天，把战友的尸体搬回他们的指挥部：

我和另外两名陆战队士兵，从来也没有搬运过人的尸体……在那一天我闻到了死人的气味。死人尸体的气味不同于动物尸体的气味，它会让你终身无法忘记。它是一种无法在电视和新闻影片中表现的东西。媒体可以捕捉到战斗的声音和混乱场面，却无法记录死亡的气味。

北朝鲜军队继续着他们的进攻，他们在和时间赛跑。时间每过去一天，就会有更多的美国士兵、坦克、枪支和飞机加入这场战争。北朝鲜军队如果要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迅速取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几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们不断地探查釜山环形防御圈的薄弱点，一旦发现一个防守薄弱的地点就发起猛烈的“人潮攻击”。在这种攻击中，一波接一波的北朝鲜进攻者冲锋、死亡，直到防守的美国军队耗尽所有的弹药或者全军覆灭为止。

沃克的部队不足以沿着整个"釜山环形防御圈"部署严密的防线。但他可以在防御圈内部署一些部队作为预备队来使用，可以在防区内实施机动，提前调动到敌人可能攻击的地点，或者在敌人发起攻击后前往增援。防御圈经受的一次最为严重的挑战来自于洛东江的一个突出部，在这里洛东江向西绕了一个大弯。北朝鲜最强大的第四步兵师，也就是在战争初期击溃了史密斯先遣队的那支部队，在8月6日清晨涉水渡过了齐肩深的江水。他们使用大量的竹筏，同时还建造了一座隐藏在水面下的桥梁，把坦克、卡车以及炮兵运过了洛东江。数以千计的北朝鲜军队从洛东江东岸的滩头阵地出发，爬上了通向釜山的连绵而高耸的山脊。第三十四步兵团的查尔斯·佩恩中尉曾经于7月初在乌山附近的战斗中遭遇过朝鲜人民军的第四师。现在他又一次为生命而战，从用铁皮加固的磨坊里向北朝鲜军队射击：

> *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我们把北朝鲜军队阻止在外面。一开始，我们等他们冲到离磨坊8～10英尺的地方。然后一齐开火打一个齐射，敌人就会被击退。就这样，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用完了所有的手榴弹。但北朝鲜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冲了上来。每一次我们都会损失一个人，北朝鲜军队死得更多。磨坊前的地面上已经堆满了他们的尸体。我们把同伴的尸体堆叠在四周以保护自己。战斗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来。*

虽然身受重伤，但佩恩还是幸存了下来，并因作战英勇而荣获一枚银星勋章。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在如此猛烈的抵抗面前停了下来。但是，他们仍然不断地前进到滩头阵地和远处的山冈上，如同一把匕首插向距离此处以东仅30英里的釜山港。

朝鲜战争中对美国预备役人员的动员

作为朝鲜战争的一名老兵，同时也是一个军事史学家，亨利·G.萨墨斯上校指出："如果没有动员它的预备役部队，美国就会在朝鲜战争中败北。"能够在1950年夏天被派往朝鲜的美国陆军和陆战队部队大都严重缺编。虽然在那个夏天美国急剧地增加了征兵的数量，但是要把新兵召集起来并加以训练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而，美国军队完全依赖它的预备役部队，绝大多数预备役部队成员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们无需进行长时间准备就可以被派往战场。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派往朝鲜，增援或替换那些已经在朝鲜战场作战的现役部队。例如，在1950年秋季参加仁川登陆的陆战队员中，有五分之一都来自于预备役人员。



■ 第七陆战师第二营的火箭炮手，正在进行一次高难度的射击，目标是正在山坡上挖掘壕沟的北朝鲜军队。（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美军的部队发起了几次不太成功的反击。8月17日，第一临时陆战旅被指派担任向洛东江突出部进攻的先头部队。

陆战队必须把北朝鲜军队从俯瞰着洛东江的连绵山脊上赶走。最艰苦卓绝的战斗是对五峰里这个1.5英里长的山脊的争夺战，陆战队员们把这个山脊称为"无名山脊"，或者更形象地称为"血腥的山脊"。在陆战队的"海盗"式战斗机重创了北朝鲜的防御部队后，陆战队从山脊的侧面向上冲去。陆战队指挥官爱德华·克雷格将军透过双筒望远镜注视着阵地上的情况，看到他的部队冒着敌人倾泄下来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向前奋勇冲击。他感叹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们有这样的勇气。"北朝鲜军队在五峰里的战斗中投入了四辆T-34坦克，但美军的火箭筒、"潘兴"式坦克和战斗机将它们全部摧毁。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陆战队攻占了这一高地，并且经受住了北朝鲜军队的猛烈反击，在他们的阵地前堆起了数百具北朝鲜士兵的尸体。第二天，陆战队冲下山脊，扫清了所有残余的敌方部队。在五峰里的战斗中，美军有66名陆战队员战死、近300人受伤。朝鲜人民军第四师在这一战中损失严重。

在釜山环形防御圈的西北方向，共产党军队向重要的铁路枢纽，同时也是第八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大邱市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对于釜山的防御者们而言，幸运的是北朝鲜军队错误地分散了兵力，企图同时在几个地点保持进攻的压力。沃克将军因而得以调动他那支被称为"烈火旅"的预备队，前往增援那些即将被北朝鲜军队突破的地点。美军第一骑兵师的士兵挡住了北朝鲜军队分别在8月9日、8月12日和8月14日发起的三次强渡洛东江的进攻。朝鲜共和军在8月10日失去了对浦项洞的控制权，但美国人立即赶到这一地域并于10天之后重新夺回了这个城镇。

在这一阶段里，最为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大邱至三嘉的公路沿线。这



■ 照片中是一个建筑在山坡上的掩体，由于要扫清敌人挖掘的此类工事，战斗变得缓慢而血腥。（林德·贝因斯·约翰图书馆、博物馆提供）

条公路中的一段穿过一条河谷，长度约1英里，两侧是险峻的峭壁。这一段公路被美军士兵称为“保龄球道”。从8月18日开始，在之后的六个夜晚中，北朝鲜步兵和T-34坦克竭尽全力想要从这段“保龄球道”中杀出一条通道，直捣大邱。“铁汉迈克”迈克尔利斯上校指挥的第二十七步兵团的“猎狼犬”们负责防守公路上方的高地。他们用火炮和“潘兴”式坦克使北朝鲜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次又一次地阻挡了北朝鲜军的推进。

8月31日，北朝鲜军发起了最后的、不顾一切的冲锋。他们同时向美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和第一骑兵师发起了进攻。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又一次如同洪水般地冲过洛东江，进入到突出部，重新占领了美国陆



■ 1950年9月，第九步兵团的士兵们攀附在一辆M-26"潘兴"式坦克上进入洛东江沿线的防御阵地。（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战队在两周前牺牲了大量士兵生命而夺取的山脊。浦项洞再次落入北朝鲜军队手中，大邱危在旦夕，整个釜山环形防御圈的安全也难以保证。但北朝鲜军队的人力、弹药和给养等资源都已经用到了极限，并且也无法从当地临时获取所需的物资。在洛东江突出部，陆战队又一次夺回了"血腥的山脊"，与此同时，陆军部队也击退了北朝鲜军队在其他地点的进攻。在9月的第二周里，朝鲜人民军在这次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攻势行动逐渐消退了。

在此期间，美军代号"铬铁"的进攻行动的准备工作也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行动的目标是港口城市仁川。仁川位于汉江进入黄海的入海口处，在釜山防御圈的西北方向180英里，汉城以西约25英里。麦克阿瑟将军确信，通过对远在敌人后方的仁川港发动一次两栖登陆作战，他将能够给北朝鲜军队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从而赢得这场战争。

自从在6月那几个昏暗的日子里对朝鲜后方进行第一次视察时开始，麦克阿瑟就已经萌生了仁川登陆的想法。7月初，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参谋机构已经在紧张地工作，制定详细的登陆作战计划。他曾经希望在7月的第三个星期里，使用第一骑兵师的部队发起这一攻击。但北朝鲜军队凌厉的攻势使他的计划变得不切实际，第一师不得不被派去参加防御作战，以增援不断萎缩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最南部的控制区域。7月末，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制定了一个新的仁川登陆计划。这一次他们将使用擅长于两栖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对仁川的进攻现在被安排到了9月，届时联合国军将从釜山防御圈发起一次协同的攻势作战。

从很多方面来看，仁川都是一个最不可能用来实施两栖登陆的地点。巨大的潮差和坡度过小的海滩，使仁川港在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连绵不断的泥滩，根本无法作为港口来用。此外，这个港外还有一个驻有守军的小岛。这个岛屿在登陆进攻的主要行动发起前必须予以摧毁。登陆舰艇只能在潮汐非常大的几天中才能通过港内的狭窄航道。即使在这几天当中，也只有早晨的几个小时中的潮汐高度才适合对港外的小岛发起攻击，而后在傍晚的几个小时里登陆舰船才能前进到这个城市的海滩，并且卸下进攻的主力部队。当陆战队在傍晚最终登上海滩，他们也只有约两个小时的白昼时间来巩固滩头阵地。如果朝鲜人民军在沿岸高耸的防波堤后面挖掘壕沟防护，他们就可以给进攻者造成巨大的伤亡，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血腥的塔拉瓦岛和硫磺岛登陆战中那样，甚至比那更为惨重。

麦克阿瑟所指望的是鉴于北朝鲜军队十分清楚实施仁川登陆进攻的众多不利因素，因而他们会放松在这里的防御。但这是一个赌博，很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于7月初在东京会见了麦克阿瑟，对这一冒险的计划并不热心。随后人们对这一进攻计划展开了

加拿大在朝鲜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加拿大向联合国军提供了20000多名士兵，以及海军和空军部队。所有被派往朝鲜战场参战的加拿大人都是志愿者。最早目睹作战行动的是"卡尤加"号驱逐舰上的水兵们，1950年8月，这艘舰炮轰了正在向釜山实施摩托化开进的北朝鲜部队。另外有几艘驱逐舰参加了对朝鲜海岸线的封锁行动，1952年9月，"努特卡"号驱逐舰俘获了北朝鲜的一艘执行布雷任务的船只，这是在整个战争中唯一的一艘在海上被俘获的北朝鲜船舶。

1950年12月，加拿大"帕特丽夏公主"轻型步兵团的第二营，成为了抵达朝鲜的首支加拿大地面部队。加拿大士兵于1951年2月开赴前线，协助联合国军的其他部队在4月抵挡中国军队的春季攻势，在这里他们目睹了惨烈的战斗。接下来到达朝鲜的部队被分派到加拿大第二十五步兵旅，这个旅是声名卓著的第一英联邦师的一部分。

加拿大皇家空军为联合国军指挥部提供了一个运输机中队，来回运输各种补给品。此外，22名加拿大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还被派往美国空军作战编队，战斗中，加拿大的飞行员一共击落了20架敌军飞机。

虽然两国的士兵在战场上并肩战斗，但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对于战略和作战指挥的意见却并非总是一致。加拿大反对任何把战争延伸到朝鲜半岛边境之外的计划，例如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轰炸位于中国境内的共产党基地的建议。

长时间的辩论。如果是其他人而不是麦克阿瑟制定了这一计划，那么这个计划肯定会遭到否决。但作为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一系列漂亮战役的主要指挥者，麦克阿瑟拥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使他最终战胜了所有对这一计划的批评。他争辩说，如果不实施他的计划，就只能继续在釜山防御圈进行血腥的战斗，而没有其他任何选择。

约有300多名加拿大人在作战中死亡，另有32人沦为战俘，他们在停战协定签订后被遣返回国。



■ 在爱德华·M.阿蒙德（右一）的帮助下，麦克阿瑟将军从美国"麦金利山"号指挥舰上观察仁川港外围的情况。（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8月，虽然还未确定是否在仁川实施登陆，参联会勉强地同意麦克阿瑟进行一些两栖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麦克阿瑟故意对参联会隐瞒了最后的准备、进攻的地点和时间选择，直到已经来不及取消他的计划为止。这是对权威的一种轻视和侮辱，参联会后来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仁川登陆战役，1950年9月15～30日
中国
安东
新义州
龙源
咸兴
兴南
新安州
阳德
元山
平壤
日本海
镇南浦
库底
高城
沙里院
开城
金浦机场
瓮津
海州
襄阳
38°
春川
江陵
插页详述
汉城
原州
美军第十军团
9月15日登陆
仁川
水原
乌山
堤川
蔚珍
美军第十军团与第八集团军建立接触，9月27日
忠州
春阳
黄海
清州
盈德
大田
论山
苍洞
群山
大邱
全州
美军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
南原
马山
晋州
光州
釜山
对马岛
公墓
气象台山
仁川登陆，9月15～16日
插页地图
9月15日夜晚，美军阵地
9月16日夜晚，防线位置
滩头阵地防线
连、骑兵连或炮兵连
步兵营
步兵团
城区
主图
9月15日傍晚，联合国军阵地
9月22日傍晚，联合军防线
9月30日傍晚，联合国军推进所抵达的地域
美军第八集团军进攻方向
北朝鲜军队撤退方向
北朝鲜军队被迂回包围的地域

当沃克和他的第八集团军担负着釜山的防御作战任务时，麦克阿瑟决定组建一支新的部队，即第十军团，来实施对仁川的登陆行动。第十军团由爱德华·M.阿蒙德将军指挥，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有英勇的表现，当时正担任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参谋长。第十军团不受第八集团军控制，将独立遂行作战任务。这两支部队都直接接受在东京的麦克阿瑟的指挥。这种分开指挥的方式在1950年夏天运行得很好，但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它将会给联合国军带来巨大的麻烦。

仁川登陆将由美军第一陆战师担任先头部队，在这支队伍中包括已经在釜山防御圈的战斗中经历过血战的第一临时陆战旅。后续进攻部队为美陆军第三步兵师和第七步兵师，以及南朝鲜的步兵和陆战队员。这是一次规模庞大的行动，战前的准备工作很难实施隐蔽。参加登陆行动的260多艘舰船载着约70 000名军人，从日本、朝鲜及其他地方的港口出发，奔赴朝鲜半岛的西岸。当联合国军的飞机对朝鲜半岛西岸许多可能的登陆地点实施轰炸以迷惑敌人时，在日本的战地记者们开玩笑地把这次进攻称之为“众人皆知的行动”。

舰队于9月14日直奔仁川港。麦克阿瑟呆在舰队的“麦金利山”号指挥舰上，要亲眼看一看他这次豪赌的结果。在9月15日的清晨5时45分，登陆的海军和空军部队对横卧在仁川港外500码处的月尾岛发起了猛烈的炮击和轰炸。陆战队在6时33分登上了月尾岛的海滩。参加这次作战行动的一些人是经历过“二战”太平洋上战役的老兵，当时与日本军队血战的情景仍然让他们不寒而栗，但是，这一次当他们登上月尾岛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仅仅过去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这个岛屿就完全被联合国军控制了，在这次行动中美军无一伤亡。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接下来的这个晚上他们将迎来更大的胜利。

仁川登陆的主要战斗开始于这一天的下午，在这段时间里，潮汐正



■ 爬上堤坝：海军陆战队攻上仁川的海滩，1950年9月15日。（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好处于高潮期。海军陆战队从两片海滩发起冲击，一处是位于主港的红滩，一处是城市南部的蓝滩。他们使用木制或铝制的梯子，从登陆舰艇上爬下来并攀上围绕着仁川市的由混凝土构筑的海堤。在这天清晨，登上月尾岛的陆战队士兵佛瑞得·戴维森整整一天都在等待着主要登陆战斗的开始，当这一时刻来临时，他站在月尾岛350英尺高的山顶上看到了这壮观的一幕：

我可以同时看到两个登陆地点的情况。真是妙不可言！就如同在巨大的立体声宽银幕上看一场约翰·韦恩的电影。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亲眼目睹一个陆战师正在海滩上实施登陆的壮观景象的。



■ 仁川登陆作战，1950年9月15日。（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简直壮观极了！

整个行动并非一帆风顺。海军舰艇并不能每次都把陆战队员在准确的时间送到正确的滩头阵地。陆战队少校埃德温·西蒙斯在硝烟迷漫的蓝滩寻找指定的登陆点。他问运送他的坦克登陆艇的驾驶员是否有罗盘，那人茫然地看着艇上的仪表板答道："我可不知道，六个星期之前我还在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开卡车。"上岸之后，美国士兵所面临的威胁更多是来自于海军的"友军火力"，而不是来自于北朝鲜军队的轻微抵抗。尽管出现了这些问题，陆战队仍然在午夜时分夺占了这个城市，并且只付出了死亡20人的微小代价。在战死的军人中有一个陆战队的上尉，名叫博德迈瑞·洛佩兹。洛佩兹是最早登上红滩的海堤的陆



■ 1950 年 9 月，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汉城市内逐屋清除北朝鲜占领者。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汉城在双方的争夺中曾四度易手。（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战队员之一。他当时正在进攻北朝鲜军队的一个碉堡，突然手臂中弹，握在他手中的手榴弹掉到了地上。为了保护身边同一个排的战友，他把自己的身体扑倒在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英勇牺牲。由于他的勇敢表现，死后被追授了国会荣誉勋章。

在这个夜晚结束前，共有18 000名美军士兵登上了仁川的海岸。在此后的四天里，另外的50 000多人也陆续上岸。在第一天的攻势结束时，陆战队已经沿着通往汉城的公路向东推进了10英里。麦克阿瑟本人于9月17日登岸，驱车到前线察看刚刚被陆战队摧毁的一支北朝鲜坦克队伍的残骸。

北朝鲜人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仍没有被击败。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他们在汉城的街道中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在9月25日，也就是这场战争开始的三个月之后，阿蒙德将军正式宣布汉城被“解放”了。实际上，此后在城市中心又进行了三天的激烈战斗，方才基本肃清了北朝鲜人的抵抗。北朝鲜军队在街道中建筑了许多障碍物，美军的坦克要想前进就必须先用推土机清除障碍物，同时，躲在暗处的狙击手还不时地开枪射杀美国步兵。美国人缓慢地在城市中推进，逐街逐巷地战斗。城市的大部分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平民在战斗中丧生。9月29日，大炮的射击依然震动着这座城市，麦克阿瑟将军以联合国和“仁慈的上帝”的名义将“解放”后的南朝鲜首都汉城移交给了泪眼汪汪的李承晚。



■ 1950年9月29日，美军夺下汉城，士兵将美国国旗插上领事馆的屋顶。（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当第十军团从仁川向东发起攻击时，第八集团军也从釜山防御圈向外发起了进攻。9月16日，为了协同第十军团的行动，沃克的士兵从防御圈发起了全线的攻势作战。经过三天的艰苦战斗，朝鲜人民军全线后退。9月27日，沃克的第八集团军和阿蒙德的第十军团在美军早些时候失利的地点乌山附近会师。南朝鲜士兵在两天之后逼近了北纬38度线。

通过仁川登陆和釜山反攻的胜利，美国和联合国成功地达到了在夏季开始时安理会决议规定的所有目标。这场胜利的代价不菲。截至1950年9月底，美军在战争中的伤亡是：死6 000人，伤19 000人，另有2 500人被俘或失踪。但南朝鲜逃脱了被吞并的命运，北朝鲜军队退了回去。

1950年9月的胜利来得如此的迅速和彻底，在胜利一方中滋生了致命的傲慢自大情绪，导致了对战争目标的重新定位。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在华盛顿，美国的领导人现在都相信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让联合国军继续攻入北朝鲜，从而击退共产主义。这一决定把战争又延长了两年，在这两年里将有数百万人在战争中丧生。1950年夏末的这次军事上巨大的胜利为当年秋季和冬季的军事灾难铺就了道路。



第五章

发生于朝鲜北部的灾难



1950年的6月至9月间，北朝鲜军队在朝鲜遭到了重大的失败。由于联合国的迅速干涉，南朝鲜得以保持独立，集体对付外敌入侵的安全原则得以巩固。虽然联合国军将北朝鲜军队赶回了三八线，但是战争到此并未结束。甚至早在仁川登陆战役改变双方的攻防态势之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就在争论联合国军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境内。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授权麦克阿瑟把战争延伸到半岛北部。美国政府故意在进攻朝鲜半岛北部的目的上含糊其辞。美国人希望看到整个朝鲜半岛统一在李承晚为首的反共政府之下，而参加联合国军的另外一些国家并不情愿抛弃干涉行动最初的、纯粹防御的正当性质。整个世界被告知，美军和其他联合国部队越过边境作战只不过是要完成摧毁北朝鲜军队进攻能力的任务。

尽管美国军队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杜鲁门总统还是担心，一旦联合国军在没有完全打败对方的情况下停止进攻，会在国内造成"对共产主义手软"的政治影响。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会把任何联合国军在三八线停止进攻的计划都视为对共产党的"绥靖"。此时距麦

克阿瑟将军在东京湾的一艘美国军舰上接受日本人的无条件投降仅仅五年的时间。美国在20世纪里参加的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教训十分清楚：要确保一个侵略者在未来不再发动侵略战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全地击垮他。这个观点有一个深孚众望的代言人，他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胜利之后，他的声望已经达到空前的高度。现在，他努力使总统和参联会相信，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已近在咫尺，并且导致战争时间延长或战争规模扩大的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拒绝麦克阿瑟的观点。

无论联合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李承晚都决心要让他的部队征服北朝鲜，现在，他一生的目标——统治整个朝鲜半岛，离他如此之近，眼看就要实现了。朝鲜共和军于10月1日开始沿北朝鲜东海岸向前推进。进攻开展得十分顺利。到了10月10日，朝鲜共和军的部队已经进入了距离三八线以北110英里的港口城市元山，在半岛的中部，他们同样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被击溃了的朝鲜人民军已经没有能力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了。在10月的第三个星期，冲在最前面的朝鲜共和军部队已经接近鸭绿江边了。

10月9日，美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加入到朝鲜共和军对北朝鲜的进攻中。麦克阿瑟不顾在朝鲜的许多高级指挥官的反对，将部队分成两路，从朝鲜半岛东、西两侧同时向北推进。北朝鲜中部地区主要是险峻的山地，这就使得两支部队无法在宽大的正面实施协同作战。麦克阿瑟决定，让由沃尔顿·沃克将军指挥的第八集团军沿着南朝鲜首都汉城至北朝鲜首都平壤的公路和铁道向北推进。同时，他让成功实施了仁川登陆的第十军团，乘船沿朝鲜半岛海岸作一次漫长而又缓慢的迂回，前往北朝鲜的东海岸。此时，北朝鲜军队已经陷入了混乱无序的溃退之中，麦克阿瑟丝毫不顾他的战略决策已经违背了基本的军事常识。他开



■ 越过三八线。(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始迷恋于两栖登陆，正是在仁川的登陆作战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他希望能够重复使用这一战术，让第十军团在北朝鲜港口元山登陆。从那里，由爱德华·阿蒙德将军指挥第十军团挥师西进，与第八集团军在平壤会师。

将第十军团从仁川装上船，然后在元山卸下来实施登陆作战，这在后来被证明是军事后勤的一场恶梦，白白浪费了几个星期的宝贵时间。元山登陆根本就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因为从陆地上向前推进的朝鲜共和军在10月10日就已经拿下了这座城市。事情远比这更复杂，美国海军不得不耗费两个星期在元山港外扫除北朝鲜军队早前布设的水雷，而在船上无聊透顶的陆战队员们(他们开始把这一登陆计划戏称为"悠悠球行动")只能无助地焦急等待着上岸。10月25日，第十军团终于登上了

元山的陆地，此时他们的任务已经改变了。平壤已经被勇往直前的第八集团军攻下来了。麦克阿瑟命令第十军团（此时第七师也加入了第十军团，这个师于10月29日在北朝鲜港口伊院未受丝毫阻挡地登陆，此后，陆军第三师也加入了第十军团）向北推进至鸭绿江，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山区以北与第八集团军会合。

在北朝鲜东部，联合国部队向内陆推进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海军陆战队在陆军第七步兵师下属一些部队的协同下，沿着公路向北前进了64英里，从兴南港进至长津湖北端的下碣隅。（湖上水库是由日本人建造的，是北朝鲜水力发电系统的组成部分。）从那里，美军部队沿着东海岸继续前进，而陆战队向位于湖西北方向的鸭绿江推进。

10月下旬，联合国在北朝鲜的两支军队，分别由不同人指挥，相互独立地行动，并且无法与对方进行地面接触。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并列地插入北朝鲜境内，就像在进行一场赛跑。但是在这两支向北进攻的联合国军队之间，横卧着一条宽约75英尺的山脉，这里没有公路，也无人防守。这几乎是教科书中介绍基础性战术错误的典型案例——分兵前进并且将易受攻击的侧翼暴露给当面的敌人。只要联合国军所面对的敌人仅限于近乎崩溃的朝鲜人民军，这一战术错误就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但令人担忧的征兆显示，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随着武装部队总司令杜鲁门总统和联合国军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政策制定也变得复杂化了。1950年夏至前后，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分歧已经逐渐公开化了。7月末，麦克阿瑟自作主张地跑到台湾，去为国民党人撑腰打气。从当时的形势看，共产党中国似乎即将对台湾发动进攻以解放这个岛屿。在麦克阿瑟会见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暗示美国准备在

共产党中国对台湾发动进攻时帮助蒋介石政府。蒋介石走得更远，声称美国和中华民国准备一起努力获取对中共的"最终胜利"。这一讲话给外界的感觉是，美国似乎准备支持蒋介石反攻中国大陆。

杜鲁门丝毫也不希望把美国军队卷入对进攻中国大陆的战争中，他对上述的言论极为恼怒。总统担心这样放纵的言语将会增加中国介入朝鲜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同样的原因，他已经拒绝了蒋介石派出30 000名国民党军人到朝鲜作战的提议。)这里牵涉到了一个重要的宪法问题。作为地区军事指挥官的麦克阿瑟，似乎正在挑战民选的文官机构所依法享有的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权。

杜鲁门仍然希望能调和这些分歧。他委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艾文瑞·哈里曼前往东京，让麦克阿瑟明白到底谁说了算。麦克阿瑟告诉哈里曼，他"作为一名军人，将服从总统下达的任何命令"，但哈里曼仍旧心存疑虑。他后来在向杜鲁门总统报告时说，关于美国对中华民国的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对峙

当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足九个月。1949年到1950年间，毛泽东正全神贯注于巩固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政权，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忘记他长期以来的敌人——国民党的首领蒋介石仍然盘踞在中国的台湾省，并且还带去了多达两百万人的反共势力。蜷缩在台湾这个堡垒中，蒋介石却不停地宣称有朝一日要打回大陆并将共产党驱逐出去。如果美国不干涉朝鲜事务，北朝鲜完全征服了南朝鲜，这就会鼓励毛泽东谋求解放台湾岛。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表明，正是朝鲜战争拯救了蒋介石。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国大陆和台湾将在此后的数十年中隔海对峙。



■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1893－1976)。(纽约公共图书馆提供)

政策问题，"我不认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完全的一致"，麦克阿瑟"承认总统的职权并将按规矩行事，但这一信念并不坚定"。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略微缓和的关系十分脆弱，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8月底，麦克阿瑟起草了一份在海外参战老兵年度大会上发言的讲稿，其中他把台湾称为保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钥匙。由于两人之间原有的分歧，杜鲁门把这一行为看成是麦克阿瑟的再一次不服从，从此开始考虑解除他的指挥权。但此时离实施仁川登陆计划的时间仅剩三个星期，杜鲁门不打算在这时候作出任何可能影响部队作战的事情。于是他给麦克阿瑟发去一封电报，要求他收回有关言论。麦克阿瑟听从了他的指示，虽然这时那篇讲稿的内容已经泄露给了美国的媒体。

杜鲁门有充分的理由关注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领导的胜利之师在一年之前解放了中国大陆，他根本不愿意容忍一个强大而敌对的国家控制与中国相邻的朝鲜。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朝鲜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后方基地之一。早在8月，中国政府就开始发出外交上的信号，表示将不会容忍美国/联合国对北朝鲜的入侵。9月30日，当联合国军攻占汉城，但尚未越过三八线时，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京发表讲话，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决不会容忍中国的邻邦遭受帝国主义者的野蛮入侵。"几天之后，周恩来明确地告知印度驻中国大使，如果美国人越过北纬38度线，中国将派出自己的军队越过鸭绿江。美国选择了漠视这些警告，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

在周恩来通过印度大使传出警告信息之后两周，即美第八集团军越



■ 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接见麦克阿瑟将军并授予他服役优异勋章，在他们中间的是美国驻朝鲜大使约翰·穆丘里。(林德·贝因斯·约翰图书馆、博物馆提供)

过三八线之后一周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开始在暗夜的掩护下向北朝鲜实施机动。10月24日时，已经有近200 000名中国军人在美国人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进入了地形复杂的北朝鲜北部省份，还有更多的部队正在途中。在美国的军语中，这些部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军队（中共军队）。中国政府称他们为“志愿军”，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正规的、久经沙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中国对这支部队的名称和它的指挥者进行了严格的保密。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在入朝初期，是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将领林彪指挥了中国军队的行动。在1951年，指挥员换成了体格魁伟的彭德怀，他出生于农民家庭，是一个粗犷而勇猛的指挥官。林彪和彭德怀和他们麾下的官兵一样，都在对日本和对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战经验。

当中国军队秘密进入朝鲜时，杜鲁门于10月15日飞往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虽然会见的气氛显得很热诚，但两个领导人在会见之后却在心中开始相互厌恶。麦克阿瑟把整个事件看做是杜鲁门在11月的国会大选之前为民主党作秀。而在杜鲁门这一方，则对麦克阿瑟明显的自大情绪感到非常厌恶。在筹划这一次会见时，在杜鲁门的头脑中可能考虑了选举的因素，但他同时也希望从麦克阿瑟这里得到对北朝鲜的入侵不会导致中国干涉的保证。麦克阿瑟对此的回答是：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并且即使中国真的决定跨过鸭绿江，美国的空军也会“屠宰”他们。

当联合国军刚一踏入北朝鲜的领土，他们得到的明确的命令就是，禁止接近与中国或者苏联接壤的朝鲜最北端的省份，只有朝鲜共和军的部队被允许大胆向北追击敌人，以避免美国军队与北方的共产党大国的军队发生直接冲突。但是，麦克阿瑟在眼看胜利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再次决定超越他的职权行事。10月24日，在未与参联会商议的情况下，

他命令联合国军的指挥官们“充分利用一切条件全速向北推进”。参联会对这一命令感到措手不及，但他们又一次没有制止麦克阿瑟的行为。

夏季，在南朝鲜作战的美军士兵经受了无情的酷热。现在，在北朝鲜作战的美国人又开始遭受冬季的严寒。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领到御寒用的冬装，士兵们都渴望着回到美国或者日本，呆在温暖、干燥而舒适的营房里。尽管如此，朝鲜人民军正在他们前方向北奔逃，美国人相信最艰苦的时期即将过去。毕竟，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宣布，部队将“在圣诞节回家”。第五骑兵团的士兵詹姆斯·卡迪那在参加了攻占平壤的战斗后给他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有一种传闻说第一骑兵师很快就要返回日本了，现在战争快要结束了。我的确希望如此。我已经烦透了这个国家和这场战争。”一些士兵对这种传闻深信不疑，以至于甚至丢弃了他们沉重的钢盔，他们确信再也看不到什么战斗了。

但是接下来的事实很快证明：这种自信完全是个错误。战争离结束还差得远呢。前进中的联合国军和中共军队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0月26日。朝鲜共和军的一个营在行至鸭绿江以南约40英里的地方时，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几乎全军覆灭。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朝鲜共和军的其他部队也遭到沉重打击。尽管在战斗中俘获了一些中国军人，但一开始麦克阿瑟仍然拒绝相信中国军队已经参战。后来他确信了有中国军人在北朝鲜，但他认为共产党中国只是派出了数量少于20 000人的象征性部队。

中国军队对美军部队的第一次攻击发生在11月1日。中国军人袭击了驻守在北朝鲜小镇云山的美国第一骑兵师第八团。这次袭击完全出乎美国人的意料。中国军队切断了美国人的退路，以勇猛的近距离作战使美军部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中国士兵在嘹亮的军号声中，蜂拥冲向美军的防御阵地。第五骑兵团徒劳地企图冲破中国军队的防线以救援被



1950年秋季，联合国军队的进攻路线
符拉迪沃斯托克
苏联
中国
罗津
10月24日
清津
惠山
楚山
长津湖
10月26日
安东
新义州
下碣隅
兴南
日本海
元山
平壤
10月7日
北朝鲜
38°
开城
1950年10月1日
38°
瓮津
汉城
仁川
9月15日，美国军队登陆
南朝鲜
9月26日
大田
浦项
群山
黄海
木浦
顺天
釜山
9月26日
对马岛
（日本）
联合国军进攻路线
联合国军撤退路线
联合国军占领地域
9月15日
联合国军前线和日期
共产党军队控制地域
济州岛
（韩国）
日本
北
0
100英里
0
100公里

编者注：[illegible]

包围的第八团，也同样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第五团的诺曼·艾伦上尉在云山战斗之后不久写给家里的信中说：“谁要敢说那不是中国人，那这个人肯定是疯了！”第二天，在长津湖附近的陆战队遭遇了中国军队，但他们的运气比第八集团军要好一些。陆战队打退了中国军队的进攻并继续向前方推进。

另一个不祥的征兆是，11月初，中国军队的米格-15战斗机开始挑战联合国军在鸭绿江以南地区上空的制空权。11月8日，第一架美国飞机被米格飞机击落。美军飞行员打击了鸭绿江以南的被称为“米格走廊”区域，但上级禁止他们在中国战斗机飞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时继续进行追击，因此感到十分气恼。但是，名义上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联合国军领导成员——英国坚持反对进行紧迫的追击。他们害怕作出一切可能导致中国进行全面干预的举动，华盛顿也赞同这一做法。而中国方面也谨慎地避免从空中对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进行直接攻击。

麦克阿瑟最终相信了中国参战的事实，于是他下令轰炸所有鸭绿江上连接中国和北朝鲜的桥梁。杜鲁门听说之后，担心造成意外轰炸到中国领土的情况，第一个反应就是撤销这一命令。但麦克阿瑟警告说，如果不炸掉这些桥，“将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杜鲁门踌躇了。但这些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轰炸机没有能力炸毁所有的桥梁，并且从11月中旬开始，鸭绿江水就已经冻结，军队和后勤物资都可以从冰面上运输，根本用不着桥梁。

参联会越来越怀疑麦克阿瑟的胜利计划了。他们正在考虑美国是否应该改变战略，停止军事进攻，寻求解决这一冲突的政治途径。麦克阿瑟在11月9日对此作出回应，仍然坚持他可以消灭中国准备投入战场的部队。他现在正计划在11月底发起攻势以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

在狠狠地教训了联合国军之后，中国军队于11月7日突然停止了

攻击并撤回到他们原来隐藏的地点。麦克阿瑟此时仍然低估了在朝鲜的中国军队数量，再一次陷入了过分的自信当中。第八集团军在遭到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进攻之后已经撤退到更有利于防御的地点，在11月的第二个星期又恢复了攻势。

11月23日是感恩节，在朝鲜的联合国军部队享用了一顿特殊的火鸡大餐。火鸡是用飞机和卡车运到前线的。陆军第二师的士兵亚瑟·科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在朝鲜吃到的最好的一顿饭。"一些在前线的士兵甚至还享受了洗热水澡和换一身衣服的奢侈。第二天，即11月24日，联合国军的部队继续发起进攻，准备打赢这场战争并回家过圣诞节。美国陆军第七师的一支小部队已经到达了鸭绿江边一个叫惠山的地方。第一陆战师的士兵保罗·马丁回忆说，"空气中再一次弥漫着胜利的甜蜜味道。"然而，正在这时灾难突然降临了。陆军的历史学家罗伊·艾普曼将在后来写道：在1950年感恩节之后的那个月，"一连串美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灾难降临到了美国武装部队的头上。"

中国军队的第二波次进攻即将来临。中国人缺乏坦克、空中支援和重型火炮，取而代之，他们利用突然的奇袭来战胜美国人。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显示了非凡的能力，他们能够在丝毫不被敌军察觉的情况下，让数量庞大的部队利用夜间行军穿越种种艰险的地形。中国军队是运用伪装艺术的高手，在白天他们能够躲藏得无影无踪。美国海军陆战队关于这场战争的官方史料记载道："身穿打着补丁的棉制军装的中国士兵在这件事情上胜过地球上任何国家的士兵；他们能够在夜色的掩护下极其秘密地渗透到敌人的阵地中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美国的报纸里充斥着关于中国"人浪"攻击的夸张报道时，在前线的事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海军陆战队的历史学家们写道，"中国人很少一次采用超过一个团的兵力发动袭击……中国军队令人敬畏，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

多，而是因为他们善于运用欺骗战术和达成攻击的突然性。”尽管缺衣少食，也没有其他的物质享受，中国军人被证明是吃苦耐劳、纪律严明的斗士，而不是如麦克阿瑟所嘲讽的所谓“洗衣工”。

不断聚集的风暴终于在11月25日的晚上爆发了，第八集团军遭受“人浪”的攻击。这对于美国士兵来说是一种恐怖的经历。许多支部队被打垮了。第九步兵团的爱尔森·温恩中尉和他的部队阻挡着具有压倒性数量优势的敌军。在耗尽了所有的弹药后，他开始用石头和配发的食品罐头砸向敌人，直到被一颗手榴弹炸伤为止。(温恩奇迹般地从战场生还，因其英勇事迹，他后来被授予了一枚服役优异十字勋章。)第八集团军的整个防线被撕碎，乱作一团。这个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以及第一骑兵师都在中国军队的进攻中损失惨重，三个南朝鲜师和土耳其旅也遭到了同样的噩运。麦克阿瑟最终承认了他的部队面临的巨大危险，他在11月28日向五角大楼发去电报，称“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截然不同于他六个星期之前在威克岛上所作的信心十足的保证，震惊了华盛顿的官员们。

第八集团军被迫后撤。沃克将军原来打算守住平壤，阻止中国军队的前进，但很快他就决定放弃整个北朝鲜了。美国军队12月5日从平壤撤出，一些巨大的补给仓库都被付之一炬，数以百计的各种车辆被美国人抛弃在这里。12月13日，第八集团军在北纬38度以南建立起了一条新的防线。他们又回到了10月出发时的地方。

无论第八集团军的撤退是如何的混乱无序和令人沮丧，也无法与东边的海军陆战队和第十军团的士兵所面临的困境相比。一个月以来，阿蒙德将军一直在催促着他的地面部队指挥官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推进，希望比第八集团军更快地进至鸭绿江边。11月27日，即中国军队向第八集团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之后两天，阿蒙德命令在长津湖西面的陆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

朝鲜战争代表了美国空军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空军第一次作为武装部队的一个独立分支进行作战任务。同时，这也是第一场喷气式飞机在空战中扮演主角的战争。尽管美国军队在1950年夏季以及1950年11月至1951年3月间两次遭遇重大挫败，美国空军却在战争初期就取得了空中的优势，并在此后再也没有丧失过制空权。

美国空军的远东航空队由第五航空队（用于战术行动）、轰炸机大队、作战运输机大队组成。在战争期间他们共出动了约750000架次。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飞行员所驾驶的最广为人知的飞机是F-86"佩刀"喷气式战斗机。在朝鲜上空，它在与共产党战斗机的作战中创造了奇



■ 朝鲜战争中的"米格杀手"——F-86"佩刀"式喷气式战斗机。（美国陆军军史中心提供）

进般的1∶8的杀伤比率。共有38名战斗机飞行员在朝鲜战争中成为了"王牌飞行员"（击落5架以上敌机的飞行员）。

共有1 400多架美国空军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在这场战争中被敌方火力击落或因其他原因坠毁，1 180名机组人员战死，记录在案的还有数千人在战斗中失踪，估计已经死亡。战争结束后，战俘营中有214名空军人员得以释放，还有数目不详的一些人在被俘后死去。



■ 苏制米格-15战斗截击机。1953年9月21日，一个北朝鲜飞行员驾驶该机投奔美国，降落在汉城附近的金浦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 第九三七野战炮兵营的155毫米口径"长雪茄"自行火炮的齐射，炮口的火光照亮了夜空。(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战队和湖东面的陆军第七师的部队重新恢复攻势。许多军官，尤其是久经沙场的陆战队将军奥利弗·P.史密斯，都不愿意在无法弄清中国军队部署的情况下继续向前推进。以兴南港为起点的陆战队的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在很多地点都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在长津湖以西，部队向前推进得越远，则被敌人切断后路的危险就越大。

中国军队在11月27日夜间向第十军团发动了攻击。数量超过10万人的中国军队占据了俯瞰着第十军团生命线——通往兴南的公路两旁的山冈。在长津湖以东，麦克利恩特遣队（以部队指挥官艾伦·D.麦克利恩命名）的3 200名士兵发现自己已经被中国人切断了所有的退路。在



■ 海军陆战队撤回到下碣隅，1950年11月28日－12月3日，在五个昼夜里，士兵们战斗在零度以下的冷风中和冰封的公路上。（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此后的四天里，他们不顾一切地冲击，企图突破中国人的阻挡。麦克利恩受伤被俘，几天后死于战俘营中。他的继任者，唐·费思中校在作战中被打死，后被追授了荣誉勋章。特遣队用来运送伤员的卡车纵队被美军飞机用凝固汽油弹误炸。最后，特遣队的3 200人中仅有约1 000人逃脱了死亡和被俘的命运，其中只有约350人还未完全丧失战斗能力。特遣队残余的那为数可怜的兵力挣扎着从冻结的冰面上穿过长津湖，到达了位于湖南端下碣隅的美军营地。

同样的命运威胁着处于长津湖西面的第一陆战师的10 000名陆战队员和约2 000名陆军士兵，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突击队的一支小分队。在12月1日开始的这场史诗般的英勇战斗中，这些士兵杀出了一条血路，穿过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回到了海岸边。发生在长津湖的战斗注定将成为朝鲜战争中最著名的战斗。

陆战队和其他一些部队得以安全撤回，这从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指挥官奥利弗·P.史密斯将军的预见性和正确决断。在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之前，他就命令他的部队谨慎地向前推进，并细心地在以兴南为起点的前进道路上沿途贮存补给物资。当他开始撤退时，他坚持拒绝接受一些人提出的抛弃车辆，从下碣隅搭乘飞机后撤的建议。史密斯充分考虑到，即便他的一部分人可以搭乘飞机撤回，但中国人很快就可以打垮那些守卫飞机跑道的美军部队。最后，能够搭乘飞机从下碣隅撤出的仅仅是4 000名伤员，而其他人不得不从地面撤回到海边。在撤退过程中，史密斯和他的士兵们一同遭受了刺骨的寒冷。他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他在12月4日所说的一句著名的话，当他回答战地记者提出的一个



■ 1950年12月，在从长津湖撤退的途中，海军陆战队遭受了一次伏击，战斗结束后，他们正在收拢战友的尸体，准备进行埋葬。(林德·贝因斯·约翰图书馆、博物馆提供)

关于海军陆战队“撤退”的问题时，他说：“我们不是在撤退。我们只是在向另一个方向推进。”

12月4日，所有幸存的美军士兵都已经返回了下碣隅。海军陆战队士兵道格·麦克沃德后来回忆道：

> *在整个从柳潭里到下碣隅的途中，“还有5英里，伙计们，温暖的住处、热腾腾的食物 弟兄们，只有5英里了 ”……见鬼去吧，我想，难道战争会在下碣隅结束吗？谁都不会怀疑那里的情况会更加糟糕*

12月6日，美军开始退出下碣隅，从这片高地上杀出来，沿着一条漫长的山地公路进入了通往兴南的山谷。12月7日，所有的联合国军士兵都已经撤出了下碣隅，后卫部队炸毁了城南的长津江上的桥梁，以阻滞中国军队追击的速度。但是前面的公路危险重重，美军在前进道路上每一步都面临着艰险。在狭窄、结冰而又弯曲的公路上，卡车和坦克时常会失去控制，滑出路面撞上路基下面的岩石。中国人控制着周围的山包，似乎在每一个弯道都可能设下了伏兵。不知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精疲力竭的美国人继续向前行进着。联合国军的空中支援帮助他们击退了进攻的敌人，此外，飞机还不停地向车队和人群中空降一些补给品。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他们抵御刺骨的严寒。夜里，温度降到了零下20度。如果武器被冻住了，士兵将可能为之付出生命，因此，陆战队员们睡觉时不得不把他们的步枪紧贴着自己的身体。野战食品罐头和淡水必须用明火解冻以后才能食用。运气好一点的士兵可以在回到散兵坑或者继续跋涉之前，轮流进入一个由小炉子加热的“加温帐篷”里来解冻食品。一些受伤的士兵因为医生无法给他们输血而失去生

命，血浆会在瓶子和软管中被冻住。冻疮持续不断地威胁着士兵们的手和脚。由于脚被冻坏了，陆战队士兵杰克·赖特服从长官的命令坐上了一辆卡车。在卡车上，一个年长的士兵让他脱下靴子。

当我把袜子脱下来时，一层皮也被扯了下来。这个老兵解开了他的皮大衣和棉夹克，把我的脚紧贴在他的腹部为我暖脚。这就是陆战队员之间互相照顾的情景……

中国军人也同样饱受了严寒的折磨。海军陆战队军士李·伯季俘获了几个穿着单薄的胶鞋的"精疲力竭的中国人"，他们的脚已经被冻得发肿，胀得"像足球一样大"。"其中一些人，"他回忆道，"我们不得不掰断了他们的手指，才能把步枪从他们冻僵的手中取下来。"

为了切断美国人的退路，中国军队在公路上一处叫黄草岭隘口的地方将一座桥梁炸开了一个跨度约16英尺的断口。周围的山势是如此的陡峭，以至于美军的卡车和坦克根本没有办法绕过这座桥。但美军的工程兵成功地利用空降的重型钢梁连接上了这座桥。12月11日，当最后一个美国人跨过这座桥后，工程兵炸毁了大桥。同一天，所有疲惫不堪的陆战队员都抵达了兴南周围的美军防御区，进入了安全地带。陆军第三师的军士长托马斯·布瑞特是从兴南出发前往迎接海军陆战队的特遣队成员，他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当我回想起看到陆战队的情景时，仍然觉得不寒而栗，他们自己全身都冻僵了，但仍然小心翼翼地照料着伤员们，还带回了他们战友的遗体。陆战队虽然遭到重创，但他们看起来仍然能够战斗。这让我联想起了以前见过的描述华盛顿将军在弗基山谷中那被冻僵的



■ 一队朝鲜难民正在向南行进，在他们后面是正在推进的中国军队，1951年1月。(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部队的画面。

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里，22 000名陆战队员、80 000名其他部队人员，以及90 000名难民通过海上从兴南港撤出，兴南港随后被美国海军的舰炮火力击毁。在从长津湖撤退的过程中，海军陆战队约有700多人被打死，200人失踪，3 500人受伤。数以千计的士兵被冻伤或染上痢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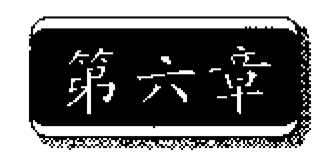
在战争后方，美国人很快得知了关于长津湖战况的报道，他们为陆战队通过艰苦努力成功撤回兴南而欢呼。但除此之外，来自朝鲜的消息没有什么值得人们高兴的。1950年圣诞节前，朝鲜又一次出现了战争双方命运的大逆转，从北朝鲜在6月里发起进攻到目前为止，这已经是

第三次了。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已经放弃了北朝鲜。连续一个月的坏消息在最后达到了顶点，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官沃尔顿·沃克将军在12月23日的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丧生。当时他乘坐的吉普车为了避免与一辆运送武器的南朝鲜军车相撞而突然转向，掉进了路边的深沟。

极度的悲观情绪再一次笼罩了华盛顿。他们担心中国军队继续向南推进，打垮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在11月30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宣称在必要的时候将在朝鲜使用原子弹（这一做法震惊了美国的盟友英国，因为此前美国并未与英国商议过使用原子弹的事情）。人们已经开始拟制撤回到釜山防御圈，甚至完全撤离朝鲜半岛的紧急预案。麦克阿瑟将军强调，美国应当准备好打一场全面战争，以拯救朝鲜的局势，甚至要不惜冒险将苏联和中国卷入一场世界大战。他要求让中国国民党军队增援联合国军，使用美国海军封锁中国海岸，并使用美国空军轰炸中国东北。尽管曾经冒失地谈到将使用核武器，但杜鲁门总统还是希望控制冲突的规模。他担心战争会超出他原定的目标，从而失去控制。在他12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目前的形势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到来"。

但是冲突没有继续升级，而是维持了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的状态。在此后的两年中，美国领导人开始努力寻求结束这场战争的途径。在整个过程中，杀戮从未间断过。从这时开始，战争演变为对边界线的反复争夺和控制，直到外交官们找到某种双方可以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





李奇微接掌指挥权



在中国军队于1950年11月发起进攻之后的两个月内，美国陆军进行了它有史以来距离最长的一次撤退。美第八集团军从他们与中国军队交火的前沿阵地后撤了275英里，直到建立起一条安全防线（此处非常靠近乌山，去年7月，史密斯特遣队就在这里第一次与北朝鲜军相遇）。北朝鲜又一次完全被共产党控制了，南朝鲜的局势变得严峻起来。但随着新指挥官——马修·李奇微的到来，第八集团军重新恢复了斗志。同时，随着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职务的解除，杜鲁门总统重新控制了朝鲜战争的外交及军事领导权。到1951年春末，形势逐渐趋于明朗：共产党将联合国军赶出南朝鲜的可能性不大，但也没人确切知道，在通过谈判结束这场血腥的拉锯战之前，战争还将持续多久。

临近1950年末的时候，许多美军部队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之下变得士气低落。“撤退论”在联合国军的部队中蔓延。第五骑兵师的一等兵雷姆士·卡迪那在1951年1月7日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看起来战争即将走向结束，中国人狠狠地打击了美国军队，我觉得我们快要



■ 1950 年 12 月 13 日，第一陆战师从长津湖英勇地突围撤回之后，在位于兴南的第一陆战师的墓地举行的纪念仪式上，熄灯号声回荡在战死的陆战队员们的墓穴上空。(美国国家档案 (DOD, 战争与冲突, 第 1513 号)

出局了，至少我希望如此……我不认为我们能阻止这些中国人。”但也恰好在这个时候，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开始朝着联合国军有利的方向发生转变。

如同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登陆以后一样，中国领导人也被局势所迷惑，认为不久后他们就将获得伟大而完全的胜利。他们加强了攻势，而不是在三八线上止步不前。联合国几次建议中方停火，1951 年 1 月，联合国曾提议在朝鲜停火后召开一个国际会议，讨论诸如中国的联合国成员地位及台湾的将来（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仍然占据着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等问题，但中国领导人对此不感兴趣。由于中国方面的强硬态度，美国在 2 月 1 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赢得了投票的胜利，宣布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涉行动为“侵略行为”。

中方的优势在 1951 年 1 月便已不复存在，他们在 1950 年 12 月的



■ 马修·B.李奇微将军，新任命的第八集团军指挥官。（林德·贝因斯·约翰图书馆、博物馆提供）

进攻中遭受了重创。他们向南方推进得越远，部队的补给便越困难。而联合国军方面，现在却更靠近他们自己的补给站和港口，同时也占据了更加有利的地形。联合国军部队被收拢成了一支统一指挥的力量（在从北朝鲜撤退后，第十军团不再被当做一支单独的军事力量，而是纳入了第八集团军的统一指挥），而不是像在北朝鲜境内作战时，两支部队被一片广阔且无法相互支援的地形所分隔。在整个战争中，联合国军方面第一次能够保持一条基本连续的横穿整个朝鲜半岛的防线，可以按照需要在整个阵地前沿凭借铁路或公路来调动兵力。同时，第八集团军也迎来了他们新的称职而有魅力的指挥官，他坚定地努力重新恢复这些遭受沉重打击后的美国士兵的士气和战斗能力。


中国军队的参战情况，1950年11月～1951年1月
符拉迪沃斯托克
苏联
中国
图们江
罗津
惠山
清津
CPVA(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950年11月
楚山
联合国军推进所抵达的最北端，1950年10～11月
鸭绿江
长津湖
下碣隅
伊院
安东
新义州
兴南
北朝鲜
日本海
元山
平壤
38°
瓮津
汉城
38°
志愿军进攻抵达的最南端，1951年1月
仁川
乌山
黄海
大田
南朝鲜
群山
浦项
大邱
北
木浦
光州
顺天
釜山
对马岛
(日本)
美军和南朝鲜军队人员及难民撤退路线
共产党军队进攻路线
联合国军占领地域
共产党军队占领地域
济州岛
(韩国)
日本
0 100 英里
0 100 公里



■ 1951年1月3日，第十九步兵团正穿过距汉城以北10英里的雪山，试图确定敌军的路线及位置。（美国国家档案馆/国防部，战争与冲突，第1431号）

在12月26日到达朝鲜之前，马修·李奇微中将拥有长期而辉煌的军旅生涯。56岁的他曾在华盛顿担任陆军副总参谋长，但他并不是一个长期呆在办公室里的军官。作为一个191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军官，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第八十二空降师，并亲自参与了1943年在西西里岛实施的敌后空降作战，以及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华盛顿的参联会及麦克阿瑟将军都十分欣赏李奇微。杜鲁门总统和参联会希望他能在决定朝鲜战争战略的过程中扮演一个更加独立的角色，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沃克将军那样。12月26日，当李奇微与麦克阿瑟将军在

东京会面时，麦克阿瑟对他说："马特，第八集团军就交给你了，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干吧。"

李奇微刚到朝鲜，中国军队便在新年前夕发动了第三阶段的进攻。此时，驻守在三八线附近阵地上的第八集团军又一次遭受了敌方的打击。中国军队利用了南朝鲜部队的弱点对他们实施了攻击，南朝鲜军队像去年6月一样，在共产党人的进攻下狼狈逃窜。李奇微在新年这一天驱车来到汉城以北查看部队情况，他看到的是，"一卡车一卡车的南朝鲜士兵"正在撤退，"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人指挥……士兵们的步枪和手枪早被他们扔掉了"。1月3日，李奇微不得不下令部队撤出汉城，共产党人再次控制了这座城市。而仁川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去年9月成功实施两栖登陆的地方，也在1月5日被美军放弃。第八集团军后撤到距汉城以南35英里的锦江附近。虽然在那时没有人会知道，但这却是朝鲜战争剩余阶段中联合国军撤退所到达的最南端。

由于补给线拉得太长，中国军队的攻势在1月的第一周过后逐渐减弱并消失。随着每一个星期的过去，他们的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大。美军这一次的撤退并不像去年12月的撤退那样忙乱，而是有序地撤退，并且在到达有利的防御地形后开始组织反攻。部队的这些改变主要应该归功于李奇微将军，他为部队灌输了一种新的战斗精神。他告诉士兵们：你们的目标不是占领阵地，而应该是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阵地的得失并不意味着将会赢得或失去这场战争。很快，李奇微将军的形象便为朝鲜前线的官兵所熟悉，他以经常穿着一件挂满手榴弹的作战夹克而闻名。他告诉手下的军官们，第八集团军的问题在于它过分地依赖公路，而中国人控制了山头后就可以随意地给美军的运输车队以沉重打击。如果想赢得这场战争的话，美国士兵就必须走下卡车和吉普车，以徒步的方式占领山头。任何一个不能身先士卒、不敢冒险的军官都将被遣送回

国。比起一个明智的指挥官，李奇微本人的许多行为可能存在着太多的风险，他曾亲自乘坐轻型侦察机飞越敌军阵地侦察敌情，观察敌方可能的进攻动向。

在李奇微的命令下，第八集团军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来提高官兵们的士气。一项关于休息与体能恢复的制度被建立起来：那些在前线连续战斗几个月的士兵们将可以获得机会到东京去度过一个为期五天的舒适假期。战地流动医院（MASH）——为受伤士兵提供高质量紧急救援的机构，也得到了较大的改进。那些被直升机从前线运回的伤员都知道，如果他们能被送到一个战地流动医院，将有更多的机会生存下来。（战地流动医院在后来变得非常有名，这要归功于1970年的一部电影以



■ 李奇微将军继沃尔顿·沃克将军之后成为第八集团军新的指挥官，正陪同麦克阿瑟将军（前者）巡视战场。（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朝鲜战争中的直升机

感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拍摄的那部受欢迎的电视剧"M*A*S*H"，它在1972至1983年间被广泛传播，使得医疗救援直升机成为美国大众记忆中最为熟悉的朝鲜战争象征之一。对这种新式飞行器的创造性运用使得伤员可以被快速地从前线运送到战地流动医院，因此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除此之外，在朝鲜战争中，直升机还在其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协助侦察、海空联合救援行动，以及运送部队和物资。在非医疗救援的军事行动中，直升机在海军陆战队中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例如，在1951年11月的一次作战行动中，装备有10座的"西科斯基"货运直升机的第161直升机运输中队运送了约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到战斗前线。这也预示着在以后的越南战争中，直升机在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的"空中机动"中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 1951年9月20日，第一陆战队侦察连的美国士兵正在进行直升机着陆，以便救援朝鲜共和军第八师。（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 朝鲜战场上第8225移动野战医院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及70年代那部名为“*M*A*S*H*”的电视连续剧。）在这样一场随时面临被袭击的危险，并且被俘往往比死去更为可怕的战争里，李奇微向他的部队承诺，对任何一支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他都将尽一切可能去努力营救。

李奇微命令第八集团军在1月25日再一次开始反击，在受到中国军队的轻微抵抗后，第八集团军重新占领了大部分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失去的阵地，包括仁川港在内。2月中旬，中国军队重新发起了进攻。2月13～15日，美军第二十三团以及一个营的法国部队为保卫一个临近砥平里的地方与中国人展开了一场血战。这就是双隧道之战，因为有两条铁路隧道穿过附近一座山而得名。18 000多人的中国军队将联合国军重重包围。第二十三团团长保罗·弗里曼上校后来称这场战役为“朝鲜

战场上我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战斗”。为了争夺山头，他的士兵与中国军人展开了肉搏战。和往常一样，中国军队在夜间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而在这场艰苦战斗的另一个方向，头上扎着红带子的法国士兵也端起刺刀冲向中国军队。2月15日的晚上，第五骑兵师突破包围圈，把这些疲惫的联合国军士兵解救出来。这场战役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伤亡。

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开始嫉妒李奇微将军所取得的胜利，尤其是在他的关于全面进攻中国大陆的提议被否决之后更是如此。出于他一贯喜欢炫耀的作风，麦克阿瑟在2月20日出现在朝鲜，对新闻记者宣称：“我刚刚下令在朝鲜恢复进攻。”事实上，在没有得到麦克阿瑟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李奇微早已经完成了一项新的进攻计划，这就是定于2月21日开始的“杀手行动”。麦克阿瑟无耻的争功行为，无异于通知中国人进攻行动的迫近，从而将美国士兵置于危险的境地。尽管如此，“杀手行动”以及随后在3月实施的“撕裂行动”和“狂暴行动”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联合国军队将中国军队赶回了汉江的对岸。3月15日，中国人放弃了汉城（在这场战争中，这座遭到严重毁坏的城市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双方的争夺中易手）。4月的上旬，联合国军再一次占领了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区域。

尽管形势发生了转变，但中国人还远没有被打败，他们的主力始终与联合国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春季的大雨和泥泞道路减缓了联合国军向前推进的速度。同时，中国方面似乎有着取之不竭的人力资源，中国军队重新在三八线以北集结，援军不断地通过鸭绿江南下。到1951年的春天时，共产党一方的部队，包括中国人及北朝鲜军队，粗略地估计，约有70万人，而联合国军的兵力则只有42万。

中国军队聚集在“铁三角”——三八线以北的一个占地50平方英里的群山环绕的高地。4月22日，他们以30万大军发动了春季攻势，这

也是他们在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第八集团军被迫向后撤退，在部分区域后撤了35英里，但联合国军的大炮及空中打击也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在汉城以北的临津江边，约有4 000人的英军第二十九旅与人数远远多于他们的中国军队激战了三天，给进攻者造成了巨大伤亡，而他们自己仅伤亡了四分之一的人员。这场战斗后来被人们称为“格洛斯特山之战”，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为了纪念格洛斯特郡团850名英勇的士兵。他们被切断了与第二十九旅主力之间的联系，这个团仅有169人在这次战斗结束后生还，其余人都在战斗中死去或被俘。

到了4月末，中国军队的攻势逐渐消退。他们在5月16日又对联合国军发动了一次攻击。联合国军又一次地证明，他们能够抵挡住中国军队最猛烈的进攻，然后再回过头来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6月，联合国军将中国军队逼入了“铁三角”区域，重新控制了战略要地。但是这一次，李奇微吸取了麦克阿瑟的教训，没有再向鸭绿江进军。朝鲜战争开始走向结局，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最终以双方划定边界，并各自在边界设置铁丝网、雷区和深深的壕沟而结束。

在战争后方，美国人被战争的未来走向扰得心神不定。他们对使用美国军队去执行目标有限的“警察行动”还不太习惯，尤其是在地球另一端的遥远而不为人知的地方。大部分美国人都一致反对共产主义的扩张，他们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在朝鲜的进攻被阻止。只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和平组织，在朝鲜战争期间举行了为数不多的反战游行。

但这次战争，并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后方明显地激起了高度的理想主义和狂热的民众热情。在中国人1950年12月发起的那次攻势行动期间，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次面向全国的电视讲话，警告说：“我们的本土，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所信仰的一切正面临着巨大的危

险。”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为了应对在朝鲜的威胁，政府不得不准备提高税率，同时加强对工资及物价的控制。美国军队的规模将扩大一倍，达到350万人，更多的年轻人将被征召入伍。同时，更多的预备役部队也将被送往朝鲜。（到1950年的秋天时，每个月的征兵人数达到了五万人。1951年6月，杜鲁门签署了一项法案，将征兵的期限又延长了四年，同时起征年龄也降至18岁。）

这样一来，朝鲜战争就意味着更高的税率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意味着将有更多的美国年轻人被列入战争死亡名单。当战争不断拖延，人们已经看不到战争结束的希望，许多人开始怀疑为朝鲜事务付出这些代价是否值得，或者战争的打法是不是正确。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夏天，民意调查显示，75%的美国人支持杜鲁门向朝鲜派兵。美国民众为美军在仁川登陆、釜山反攻以及进军鸭绿江这一系列成功的行动兴奋不已。但是，到了1950年11月，坏消息逐渐代替了好消息，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当中国参战以后，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6%的美国人相信美国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卷入这场战争，在此后的两年里，对此的调查结果始终维持在这个比率上下。

由于战争逐渐不得人心，杜鲁门的支持率也随之下降。共和党人从两方面对他进行了攻击：一方面指责他不该让美国卷入朝鲜战争；另一方面指责他在把美国卷入战争之后却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使美国赢得这场战争。美国民众对“遏制主义”、“有限战争”等深奥复杂的理论并不感兴趣，他们想要看到的是“胜利或者退出”。共和党阵营里的一些领导人也与杜鲁门政府一样，强调在欧洲以及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维护“全球集体安全”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在共和党领导集团内右翼势力也人数众多，他们抱着与“二战”前的孤立主义者极其相似的观念。每当美国要以武力对抗共产主义的时候，这些右翼分子总是对

美国介入欧洲的任何行动都提出质疑。他们不赞成杜鲁门发起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从而把美军卷入到西欧与苏联的对抗之中。相反，他们认为亚洲才是美国应当扩张势力和保护自身利益的关键区域。同时，右翼共和党人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继任者哈里·杜鲁门任职期间发生的政府越权插手外交事务的行为也耿耿于怀。他们认为，杜鲁门对朝鲜不宣而战是对宪法所赋予国会的宣战权利的强夺。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同时也因为这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已经破坏了民主党人在1952年大选时继续主宰白宫的前景，共和党人对杜鲁门政府的朝鲜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

对杜鲁门批评最严厉者之一是来自威斯康星州年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这位1946年首次当选的参议员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50年2月，他在弗吉尼亚州西部城市惠灵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指责美国国务院雇佣了数百名共产党的“正式”成员。他说，正是因为这些隐藏的共产党人的影响，才导致了美国在前一年里“失去了中国”，使中国落入毛泽东的手中。这些指责毫无根据。尽管参议院多次调查，但麦卡锡从未从国务院或者是任何一个联邦政府的重要职位上找到一名共产党人。中国落入共产党人的统治，是因为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而不是华盛顿的任何阴谋。

尽管如此，麦卡锡和他的攻击性言论仍然占据了报纸的头条，无数的美国人受其影响，相信共产党确实已经渗入了民主党政府并正在影响着美国政策的制定过程。而在麦卡锡发表惠灵演讲四个月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又给他带来了更多可用于攻击共和党人的“炮弹”。在1951年6月14日参议院的发言中，麦卡锡指控杜鲁门政府犯了叛国罪。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伟大胜利仅仅六年后，美国又陷入了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中：

如何才能解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形势？除非让我们相信那些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家伙们正合谋想把我们引向灾难。这肯定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产物，它的规模如此巨大，令人类历史曾有过的所有此类阴谋都相形见绌……从未经历过战争失败的美国人不希望在亚洲被人拉下水。他们不希望被这样出卖，他们被人出卖的次数已经够多了，美国人在追求自由的战斗中从来就没有失败过……今天晚上，美国军队仍然在战斗，光荣地战斗在远离美国本土的战场上。然而，这却是那些美国政府官员一手导演的可耻的战争。作为国家事务的管理者，他们将不再被信任。

麦卡锡主义毒害了美国的政治氛围；它使理性的辩论变得几乎不再可能。麦卡锡对共产党的恶毒指控使得许多美国人不敢站出来反对他，害怕他们也会被指责为同情共产党人。在1950年11月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丢失了大量席位。而麦卡锡却因为代表共和党人在几个州进行的竞选活动中击败了在职的民主党议员而得意洋洋。这时，民主党的政治噩运才刚刚开始。当1951年春天杜鲁门开始约束麦克阿瑟将军的时候，他的政府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政府之一。

在战争的最初的六个月里，麦克阿瑟不断地挑战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杜鲁门总统的权威，在远东的军事及政治方针上自作主张。由于从当时的形势看来，麦克阿瑟似乎即将赢得这场战争，因而华盛顿的首领们也只好对他忍气吞声。但是在麦克阿瑟将联合国军带入北朝鲜的灾难之后，他们对麦克阿瑟的不服从态度再也无法忍受了。

在1950年冬天到1951年春天的这段时间里，麦克阿瑟发表了一系

在出现新证据的条件下，对麦卡锡主义的重新评价

朝鲜战争期间，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关于"联邦政府内有共产党间谍"的爆炸性指控造成了美国人内部痛苦的对立。半个世纪过去了，麦卡锡的指控重新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我们要感谢华盛顿以及莫斯科方面对相关原始文献的解禁。在这些文献中，最重要的要数克格勃(苏联的外国情报机构)的档案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在1995年解密的VENONA项目档案中包含的一些原始资料。VENONA是冷战时期的一项属于最高机密的情报工程的代号。此项工程目的是破解那些在"二战"及战后被美国陆军军事信号情报部门截获的莫斯科与苏联驻美大使馆及领事馆之间发送的成千上万的密码电报。

这些解密的文件证实，在1953年因间谍罪处死的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确实在"二战"期间向苏联传递了关于美国原子弹的机密信息。同时，这些文件还强烈暗示，在20世纪30到40年代任职的一位国务院官员——阿杰尔·希斯也犯有间谍罪。统计显示，在"二战"前及"二战"期间苏联的间谍活动中，约有300名美国人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

同时，VENONA及莫斯科的档案也显示，麦卡锡关于1950年联邦政府内部充满间谍的指控是不可信的。在莫斯科的一份被解密的1951年的备忘录里，克格勃的官员们向他们的上司承认："在美国开展情报活动，最大的障碍在于，我们缺乏在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反情报机构以及其他一些最重要的政府部门里任职的间谍。"

列煽动性的言论，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把这些言论称为将军的"后世文章"。麦克阿瑟想把对朝鲜战场失败的指责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杜鲁门政府头上，他不断地要求允许联合国军的飞机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



■ 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海，同时还要求调动蒋介石的部队。他坚持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将无法对战争的后果负责。共和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保守派的报纸也随声附和着他提出的这一要求。而事实上，正是由于麦克阿瑟的自作主张，在1950年秋天，联合国军在朝鲜遭到了近50万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战争范围在任何方面的扩大，都有可能导致苏联加入这场战争，从而吓走为美军提供支持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甚至导致核战争的爆发。

1950年12月，杜鲁门下达命令，所有由政府或军方作出的关于外交及军事方针的公开声明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正式授权。很显然，这是针对麦克阿瑟提出来的，但他不愿保持沉默，仍然不断地违抗命令。在1951年3月末，将军与总统之间的冲突上升到了顶点。3月14日，在未征询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对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威胁如果

他们不同意谈判的话，将对其全面开战。他嘲讽中国的军事能力，并预言“如果（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扩展到（中国）沿海区域及内陆基地，将给红色中国带来毁灭性打击并导致其军力迅速崩溃”，而此时他明明知道，杜鲁门总统此前一直在准备一项新的提议，力图使中国同意谈判并达成停火。原本中国人或许会对总统的这项提议作出友好的反应，但麦克阿瑟好战的言论使之彻底成为了泡影。据迪安·艾奇逊说，当杜鲁门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只得强压心头的怒火”。

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在4月5日，众议院的民主党少数派领导人、国会议员约瑟夫·W.马丁在国会中宣读了一封麦克阿瑟的来信。马丁此前曾写信给麦克阿瑟，问他是否认为国民党军应该在中国大陆开辟反对共产党的第二战线。麦克阿瑟回信称，马丁的提议“是合理且符合惯例的”，并且断言，“要想胜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言外之意，杜鲁门以有限战争达成有限目标的政策是错误的。这将是麦克阿瑟最后一次挑战总统的权威。在4月11日，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交出指挥权，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从总统处得到了这样一份简短声明：

> *……很遗憾，我不得不宣布，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职位上没能够认真遵守国家及联合国的对外政策……远东地区的指挥官必须进行变更，因此，我决定免去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

李奇微将军被指定接替麦克阿瑟的职务，成为联合国军的最高指挥官。同时，詹姆斯·范·弗利特将军就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由于计划不够周全，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本人收到命令之前，杜鲁门的声明已被媒体公开发布，麦克阿瑟是从广播中收听到自己被免职这一消息的。

无数的美国人认为，总统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不该这样对待一位曾



■ 1951年3月23日，朝鲜文山南部，第一八七伞兵队（团级战斗单位）从C-119飞机上降落，去阻截正在撤退的敌军。（美国国家档案馆/国防部，战争与冲突，第1428号）

率领美国军队在巴丹半岛和仁川港取得巨大胜利的英雄。近10万封电报雪片似的涌入白宫，其中大部分都对这次罢免事件进行了指责。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麦克阿瑟及杜鲁门的支持率分别是69%和29%。一些保守的报纸呼吁对总统进行弹劾，在4月中旬的华盛顿参议院棒球季赛的开幕赛中，当杜鲁门象征性地投出第一个球时，得到的是球迷的一片嘘声。但另一方面，美国的盟国们，却对此深感满意。在英国，当听到麦克阿瑟被解职的消息后，下议院里一片欢呼。而在朝鲜，大部分士兵在听到这消息后只是一笑置之。陆军中尉吉姆·谢尔登回忆

说:“麦克阿瑟总是高高在上，他只想要造成更大的影响。我们只知道，在李奇微将军来了以后，我们的伙食变得好起来了。”

麦克阿瑟回到了家乡，人们把他当做伟大的英雄来热烈欢迎，包括在纽约举行了一次身披彩带的大游行，吸引了七百多万人围观。在4月19日，他在国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致辞，不断重申他的名言:“确实，在战争中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胜利。”他的演讲吸引了有史以来最多的电视观众，同时，无数美国人被麦克阿瑟的结束语所感动。在演讲的最后，他引用了一首古老陆军歌谣中的歌词“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慢慢离开”，他这样说道:“就像这歌中所唱的一样，现在到了我结束军旅生涯并离开的时候了——一名努力按上帝的旨意履行自己天职的老兵，再见。”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在参议院的武装力量和外交关系委员会里经常能听到关于罢免麦克阿瑟事件的激烈辩论。虽然杜鲁门本人仍然不太受欢迎，虽然有些不情愿，但美国民众在论战中还是转过来站到了他的这一边。杜鲁门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他们批评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上的过激策略。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不太喜欢目前的这位白宫主人，但他们仍然相信，政府的领导们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去监督军方执行国家的政策。关于提名麦克阿瑟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1952年大选，与杜鲁门角逐总统职位的讨论不久便消失了。

在朝鲜战争时期，尽管经历了诸如华盛顿内部的共产党间谍案及罢免麦克阿瑟事件等激烈的政治争论，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实际上并未受到这场冲突的影响。由于年轻人可以通过延长在大学里学习的时间来逃避兵役，或至少可以推迟服兵役的时间，因而中产阶级基本上避免了将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的遭遇。经济方面，各社会阶层的情况都比以往几年还要好一些。美国人仍然可以享受休假、看电影，或者去看一场球赛，就像战争从未发生过一样。（当波士顿红狐队的明星主攻手特德·



■ 1951年4月，14年来第一次回到美国本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芝加哥的军事基地里对五万名士兵发表演讲。（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威廉姆斯作为一名飞行员，跟随他所在的海军陆战预备队一起被派往朝鲜作战的期间里，球迷们心情十分矛盾，既为此感到骄傲，又感到担心和沮丧。威廉姆斯在完成39次战斗飞行任务后，回到美国打完了1953赛季剩余的比赛，出场37次，击球超过400余次。）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他们不必像在“二战”期间那样必须在枪炮和黄油之间作出选择。美国此时具有强大的工业能力，加之“二战”期间遭到破坏的欧洲及日本的经济无法对美国构成有力的竞争，因而美国的消费市场空前繁荣。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底特律众多工厂的流水线，除了生产坦克外，也生产客车。到1953年时，人口仅占世界6%的美国，生产的产品却占到了全世界总产量的近一半。

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二战”时期消费品短缺的配给制度后，美国人忙于享受此时的美好生活，以弥补以前失去



■ 正在福特汽车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美国国会图书馆提供）

的时光。人们的口袋里有钱，美国的失业率从1950年夏天的约5%，降到1953年的2%以下。尽管受到战争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影响，50年代时人们的实际收入（工人的平均工资减去基本的生活开支）持续不断地迅速攀升。美国人开始热衷于通过信用卡等新的方式进行借贷消费，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20世纪50年代中，体现美国经济繁荣的最具代表性的象征莫过于电视机，这种家庭娱乐设备在"二战"结束时实际上还非常少见。在朝鲜战争期间，大多数美国家庭第一次拥有了电视机，到1954年的时候，约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但朝鲜并不像后来的越南一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一场"电视里的战争"。电视新闻在这时还很不



■ 在加里山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被直升机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美国国家档案馆/国防部，战争与冲突，第 1453 号)

发达，摄像设备十分笨重且不可靠，朝鲜战场的影像从拍摄、制作到在美国播出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大多数美国人依然通过广播、报纸或者《生活》这样的新闻图片周刊来获得有关战争的消息。(由海军陆战队士兵大卫·道格拉斯·邓肯在“冰冻的长津湖”拍摄并发表在《生活》上



的一组照片，充分证明了他们有能力真实地反映战场上的英勇事迹和战争带来的灾难。）

虽然电视作为一种新兴媒体，有着上述的局限性，但毋庸置疑，它带来了冲击。美国人现在可以坐在家里观看杜鲁门、麦克阿瑟等领导人在电视上发表演讲，阐述他们对战争中各种问题的观点。关于这场战争的纪录片，尤其是那些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爱德华·R.默罗在他的每周的公共事务节目“See It Now”中所提供的资料，或多或少地将战争的真实场景带回到美国人面前。此外，在1954年对“美国陆军—麦卡锡”听证会的全程跟踪电视报道对消除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所造成的政治影响起到了一定辅助作用。在这些听证会上，人们看到了麦卡锡那狂暴的、恶棍般的丑恶嘴脸。

1951年6月，在朝鲜战争开始一周年的时候，战争态势显示交战双方都无法再取得任何大规模的胜利。这个月初，美国与苏联进行了非公开的外交接触，建议双方坐下来开始谈判以结束这场战争，苏联同意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朝鲜战争对共产主义一方来说是一场灾难，不仅仅因为金日成无法征服南朝鲜，也因为它更加坚定了西方世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决心。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立克在6月23日的广播讲话中，声明希望看到双方停火并结束战争。两天后，北京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对马立克的声明表示了认可。7月1日，北朝鲜同意开始停战谈判。7月10日，联合国军方面及共产党人在南朝鲜城市开城举行了第一次停战谈判。但战争到这时还远未结束，还有两年艰苦的战斗和重大的伤亡在等着他们。





通向和平的漫长道路



1951年7月10日，来自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谈判代表在美国海军中将C.特纳·乔伊的带领下，与来自中国和北朝鲜的代表进行了停战谈判的首次会面。他们在共产党控制的南朝鲜西部城市开城召开会议。那些指望通过这些谈判能够迅速结束杀戮的梦想随即破灭了。谈判双方就以下的问题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如战俘的交换问题、停战分界线（将来会成为南朝鲜和北朝鲜的新的国界）划分的准确地点等。谈判一直处于濒临崩溃的危险之中。共产党一方于1951年8月中断了对话。谈判直到当年的10月才再次恢复，这一次谈判的地点变成了北朝鲜南部的一个叫板门店的村庄。到了1952年，谈判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联合国的谈判代表离开了谈判桌。直到1953年的4月，停战谈判才第一次取得真正的突破。在此期间，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空中，残酷的战斗一刻也没有停止，数以十万计的士兵和平民失去了生命，而在华盛顿，一个新的政府即将开始执政，他们向人们承诺要结束这场战争。

1951年夏天，朝鲜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第八集团军在詹姆斯·



■ 在开往前线途中，一辆 M-46 "巴顿" 坦克将另一辆坦克从泥沼中拖出来，1951 年 4 月。（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范·弗利特的领导下挖掘一条被美国人称为"堪萨斯线"的防御工事。这条防线横穿朝鲜半岛的中部，从北纬38度线以南的临津江的入海口开始，向东北方向延伸至朝鲜半岛东海岸一个位于北纬38度线以北约25英里的地方。美军还建筑了另一条更加靠前、但工事不如"堪萨斯线"坚固的防线——"怀俄明线"，这条防线位于半岛的西半部分，呈弓形突出在"堪萨斯线"的前方。陆军士兵和陆战队员们隐藏在深深的堑壕和碉堡中，前方布设有铁丝网和地雷阵。这使得第八集团军的阵地看起来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前线工事一般。中国人和北朝鲜军队也在分界线的另一侧建筑了相似的防御工事。

联合国军的指挥官们担心他们的部队会在停战谈判开始后产生骄傲

“细菌战”和共产党的宣传

朝鲜战争中的作战双方都使用了心理战这一方法来瓦解敌方的士气。美国利用其掌握的制空权，在共产党军队的防线上抛撒了数以亿计的宣传传单，鼓动士兵们开小差，同时，在北朝鲜城市上空抛撒传单企图扰乱民心。此外，还使用了电台的广播和前线的高音喇叭喊话来对敌方阵地上的士兵施加影响。

在对敌方前线士兵施加影响方面，共产党一方可利用的资源相对较少，他们把精力集中用于瓦解敌人后方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他们通过宣扬和控诉美国人对朝鲜和中国民众的残暴行径，力图使人们怀疑联合国的战争动机。1951年，北京的电台广播指责美国人使用了化学战，包括从美国飞机上投掷下来的针对士兵和平民的“一种窒息性毒气”。美国人否认了这些指责，大多数关于战争的记述也表明这些指责缺乏足够的依据。1952年，共产党又发起了新一轮的宣传攻势，这一次他们指控美国正在进行“细菌战”。利用从被俘美军飞行员口中所获得的供词，共产党人在联合国指责美国飞机在北朝鲜和中国的农村地区抛撒了细菌载体。美国人涉嫌通过带病的昆虫、蜘蛛、虱子和鼠类传播炭疽、鼠疫、霍乱、脑炎、脑膜炎、天花，以及动植物疾病的致病菌。

美国人再次激烈地否认了这些指责。虽然美国军方当时秘密地进行了细菌战手段的实验（美国人让被俘的日本军官协助他们做这些实验，这些

日本军官曾经在战争中对中国东北实施过传播淋巴腺鼠疫的细菌战实验），但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际地使用了这些手段。



■ 在南朝鲜汉城的东北部与中国军队作战过程中，第八十九坦克营D连的乘员对伤员进行急救。1951年5月1日。（美国国家档案馆/国防部，战争与冲突，第1452号）

慎。鉴于去年几次灾难的教训，李奇微紧紧地控制着他那些好胜的下属们。他在1951年5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地指出：未来联合国军的攻势行动，其目的仅限于“为外交谈判……提供有利条件”。在春季攻势的失败之后，共产党一方可能也得出了与此相似的结论。作战双方都希望保持对敌方的压力，但战斗的目的现在已经不是为了击倒对方。相

反，联合国和共产党双方都企图通过作战获取更多的地盘，以便在停战谈判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虽然在1951年的夏季，朝鲜战争双方进行的是目标有限的作战，但在人员伤亡方面仍然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6月，联合国军发起了一轮代号为“打桩机”的新的攻势，从堪萨斯线向北推进。尽管面临着不利的天气条件和中国军队强有力的抵抗，第八集团军还是前进到了位于“铁三角”区域中的共产党人根据地的总部。在北朝鲜发动进攻一周年之际，即6月25日，联合国军控制了北纬38度线以北的，纵深约10英里的一条狭长的北朝鲜领土。通过“打桩机”攻势行动，联合国军夺控了一条横贯东西的公路，共产党人以前一直利用它方便地调动部队。但是，让范·弗利特感到失望的是，第八集团军没有能够攻占敌方防守坚固的“铁三角”。

第八集团军在8月中旬恢复了攻势行动，集中力量进攻位于铁三角以东的一块面积有限的扇形区域。范·弗利特希望在破坏共产党军队所制定的各种进攻计划的同时，始终保持对他们的压力。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队竭力争夺对一个名叫潘趣盆地的环形山谷周围山头的控制权。潘趣盆地位于华川水库的东北方向约15英里。北朝鲜军队控制了高地，从那里他们可以直接用火炮射击堪萨斯线上的联合国军阵地。南朝鲜军队发起了攻击，紧随他们的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陆战队员和美陆军第二步兵师的士兵。在另一个山坡，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血腥山脊”，美国军队使用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扫清了一个碉堡又一个的碉堡。到了9月初，美军终于夺取了“血腥山脊”，为此付出了2 700余人的伤亡。此后，在长达一个月的争夺“断肠岭”的战斗中，美军第二师又伤亡了3 700余人。那个秋天，美国第一骑兵师在西边的城镇上农附近的战斗中也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11月，第八集团军的攻势暂时停顿下来。许多疲倦不堪的老兵终于从朝鲜战场上撤了出来。第一骑兵师于12月被调回了日本，在朝鲜战场上进行战斗的16个月中，这个师遭受了四倍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走上朝鲜战场的第一支美军部队——第二十四步兵师，紧接着也于1952年1月撤回日本。在此后的一年中，在军队的领导层还进行了多次重要的人事变更。1952年5月，李奇微将军从远东司令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总司令的位置上卸任，调任北约在欧洲的指挥官(原北约驻欧洲战区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辞职后成为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在意大利指挥美军部队的马克·克拉克将军接替了李奇微，成为了远东司令部和联合国军的司令官。1953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美国一〇一空降师师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接替了范·弗利特将军成为了朝鲜的第八集团军指挥官。

联合国方面在此后再也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在1952年秋季和1953年春季，中国军队继续进行了几次攻势行动，但他们的进攻都被阻挡了回去，双方在领土上都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当这场战争的新闻已经在美国国内报纸的头版位置上消失的时候，美国士兵仍在小规模的交战、巡逻和炮击中不断遭受伤亡。(后来热播的电视系列片——*M*A*S*H*所描述的就是朝鲜战争中的这一段历史。)然而，就在冲突逐渐消退的阶段里，却发生了这场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当时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军控制的位于铁三角区域东面的“猪排山”发起了攻击。美军第七步兵师奋力抵挡中国军队于1953年7月发起的这次猛烈冲击。美军给进攻的共产党部队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伤亡，但是，最终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座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山头。

杜鲁门总统希望以最小限度的人员伤亡为代价在朝鲜阻挡共产党军队。这就导致了在1951年美国加强对共产党军队进行空中打击这一决



■ 远东空军轰炸机部队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正在向北朝鲜的目标投掷炸弹。
(美国陆军军史学会提供)

定的出台。美国空军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出动飞机在前线执行了数千次的任务，对密集的敌军部队和后勤补给线进行轰炸和扫射。这就是所谓的"战术空军打击"。此外，美国飞行员还执行战略轰炸任务，主要通过轰炸工厂、电站、交通和通信系统，以及北朝鲜的一些平民聚居中心，以削弱共产党方面的战争潜力。

在南朝鲜上空几乎没有任何对手的联合国军飞行员们，在北朝鲜上空却面临着猛烈的防空火力和敌方飞机的威胁。朝鲜战争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了喷气式飞机之间的空战。在朝鲜战争中，美国飞行员一共



■ 联合国军部队俘获了四个北朝鲜士兵。(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击落950多架敌方飞机。美国在空战中损失了147架飞机，此外，因为地面炮火、机械故障和其他原因，还损失了1 000多架的各型飞机。(许多飞行员失去了生命，第八集团军指挥官的儿子——小詹姆斯·A.范·弗利特便在其中，他的飞机在1952年4月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

联合国军在1952年5月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空中攻势，企图打破在板门店谈判中的僵局。在他们轰炸的目标当中包括鸭绿江上的水力发电站。在两天的空中打击中，北朝鲜90%的发电能力遭到破坏，包括平壤在内的许多北朝鲜城市在空袭中几乎被夷为平地。在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联合国空军空袭了北朝鲜境内用于灌溉的水坝，以破坏这个国家的水稻生产。尽管空袭给北朝鲜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袭击加速了战争结束的进程。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证明的—



■五名战俘在被中国军人毫发无损地移交给联合国军后，正在围着火炉烤火。他们之中有三名美国人、两名澳大利亚人。（林德·贝因斯·约翰图书馆、博物馆提供）

样，此后的越南战争也将证明，用轰炸机实施对地面部队的支援十分有效，但作为战略性武器来使用时其作用是有限的。

战俘的命运是朝鲜战争中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而且也是阻碍板门店谈判的主要绊脚石。战争双方都曾经残暴地对待战俘。朝鲜共和军因其残忍地对待敌军俘虏和被怀疑支持共产党的平民而臭名昭著。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士兵经常无视《日内瓦公约》（保护战俘的国际协定）。出于对失去战友的愤怒，或者认为战俘是一个带来麻烦的负担，美国人在一些场合对落入他们手中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人开枪射击。但是如果战俘在被捕获时生存了下来，他们此后受到的对待和最终生存的

机会都相对好一些。而那些被北朝鲜军队俘获的美国人和其他联合国军士兵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战争初期，向北方前进的联合国军队无意中发现了大量被北朝鲜军队处决的美军战俘的遗骨。还有许多联合国军的战俘在通往鸭绿江边的战俘营的漫长道路上因饥饿、寒冷或遭枪杀而死亡。

落入中国人手中的美国人要相对幸运一些。在战争初期，中国人确实主动地释放了一些他们俘获的美国人，并给他们饭吃，还发给他们香烟。(此举旨在瓦解美国军队的士气，使他们更倾向于投降。)中国军队在1950年11～12月之间的攻势行动中俘虏了数千名敌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此后的两年半中都被囚禁在鸭绿江边的战俘营中。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美国战俘成功地逃出过这些战俘营。由于附近没有任何中立或者是友好的国家供他们逃亡，共产党人甚至无须在战俘营周围建设围墙和栅栏。绝大部分的战俘并未遭受拷打和折磨，但缺乏充足的食品，也没有必要的医疗条件。中国人还通过对战俘进行系统的“再教育”，以改造战俘的思想。战俘们不得不耐着性子听那些无休止的政治教育课程，讲述共产主义的优点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邪恶。

事实证明，中国人十分擅长于瓦解战俘之间的忠诚和团结，在以往的战争中，这些信念曾经一直支撑着美国人。共产党方面在1952年发起了一次国际性的宣传战，指控美国人在北朝鲜的上空抛撒了细菌以传播疾病。美国空军的飞行人员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下，承认了他们是在从事“细菌战”的过程中被击落的。或者确信这些指控是真实的，或者是希望获得更好的待遇，数百名战俘屈服了，一些人为共产党在广播中发表讲话或者写下有关的声明。战争结束后，有14名战俘因为通敌罪而被军事法庭起诉。还有21名美国战俘，由于共产党人的政治改造如此的有效，在战争结束时他们拒绝被遣返，留在中国继续他们的生活。



■ 在联合国战俘交换过程中，新近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在位于日本的立川空军基地与照料他们的空中护理人员合影留念。(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联合国军俘获了170 000名北朝鲜和中国战俘。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关押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外海的一个名叫巨济岛的岛屿上。共产党人成功地把战俘营变成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反击联合国的另一个前线。一些共产党人故意让自己被联合国军俘获。他们在战俘中成立了抵抗组织。并将收音机偷偷带入战俘营里，这样一来就可以使抵抗运动与在北朝鲜的共产党领导人能够相互联络。美国和南朝鲜的卫兵能够控制战俘营的边界，但却无法控制人数众多的战俘营内部的活动。1952年2月，当美军部队进入战俘营准备强化对他们的管理时，一场骚乱爆发了，这次骚乱导致77名战俘和1名美国士兵丧生。一场国际性的舆论喧嚣随之而起，指责美军对战俘的非人对待。5月，共产党人成功地抓住了美军战俘营

的指挥官弗朗西斯·T.多德准将，并把他扣为人质，直到美国同意改善战俘营中的条件为止。当美国军队再一次进入战俘营中试图强化管控时，一场混战发生了，31名战俘和1名美国人丧生。美军从战俘中查抄了数以千计的长矛、刀子和“莫洛托夫鸡尾酒”（汽油炸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美军从纳粹德国的战俘营中解放被俘的红军士兵时，他们发现其中一些人不愿意被送回苏联。尽管他们不愿意，美军还是将他们送回了苏联。结果许多苏联战俘被用船运送到西伯利亚的监狱中，甚至被处死。出于人道主义因素和政治原因，美国在朝鲜战争中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除非他们本人愿意，共产党战俘不会在战后被遣返至北朝鲜或者中国。许多北朝鲜战俘原先曾经是朝鲜共和军的士兵，他们选择留在南朝鲜；许多中国战俘原来是国民党人，他们选择去往台湾。在板门店，共产党方面一开始要求返还他们所有的战俘，指责说那些拒绝遣返的人是由于受到了联合国军方面的压力。后来，共产党方面接受了自愿遣返的原则，但要求必须由一个中立国的官员来核实战俘是否确实拒绝返回祖国。在板门店，双方又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在战俘遣返问题的具体细节上讨价还价。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进行。

朝鲜战场上无休止的流血伤亡，成为了195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一个主要论题。在野多年的共和党人急于在选战中获胜，他们把公众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绪当做可利用的资本。杜鲁门总统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降至了创纪录的低水平。1952年3月，他宣布将不再继续寻求连任。民主党人于是提名了伊利诺斯州的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作为候选人。虽然史蒂文森被证明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但他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对手——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通常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艾克”的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是盟军在欧洲战区的司令官。在如麦克阿瑟所说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胜利”的20世纪40年代中，



■ 总统当选人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正在与第三步兵师的官兵们交谈。1952年12月4日，铁原南部。(林德·贝因斯·约翰图书馆、博物馆提供)

艾森豪威尔在那些目标明确、轮廓清晰的作战中值得骄傲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由此声名鹊起。共和党人猛烈抨击民主党，指责他们可能会允许共产党人渗透进政府并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艾森豪威尔没有承诺将打赢朝鲜战争。在1952年10月的一次面向全国的电视演讲中，他所承诺的只是：如果当选，他将亲自去朝鲜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他说："只有这样，我才能知道应该怎样为美国人民服务，从而实现和平。"

艾森豪威尔的许诺是一个极富智慧的竞选开局策略，在同一时刻，既吸引了那些希望在朝鲜加强军事努力直至取得胜利的人们，又迎合了那些

盼望尽快通过谈判来结束冲突的人们。1952年11月，艾克以较大的优势取得了总统竞选的胜利，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长达20年的统治。在12月，当美国部队准备庆祝他们在朝鲜的第三个圣诞节时，艾克履行了他的诺言，前往朝鲜战争前线。这次行动是一个公关意义上的胜利，使美国人民确信，他们再次迎来了一位果断坚决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的短暂访问无论对于战争还是谈判都不会产生太大的作用。

在如何结束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上，新一届政府并没有比他们的民主党前任更高明的办法。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始考虑使用代号为“马刀咔嚓”的核打击。艾森豪威尔的军事顾问们考虑使用原子武器来打破谈判僵局，但最后总统并没有采用这些建议。对于使用核武器这一威胁，共产党人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这仍然是一个谜。政府采取行动加大了对北朝鲜空袭的规模和强度，这可能对共产党人在谈判中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真正的突破出现于1953年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病逝之后。他的继任者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3月28日，共产党人表现出接受较早前提出的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的意愿。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布中国政府愿意重新考虑曾经把板门店的谈判拖入僵局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整套方案。4月末，在一次小规模交换行动中，共产党人向联合国军方面移交了684名联合国军的伤病战俘（其中包括149名美国人），同时，联合国军一方也相应地遣返了6 670名共产党伤病战俘。与此同时，自去年10月就已经中断的板门店的谈判再次恢复。最后，在6月初，共产党一方宣布愿意接受不强制遣返（不愿意被遣返回国的）战俘的原则。

在最后关头，李承晚却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扔下一块绊脚石。这位南朝鲜领导人还在做着向北进军、统一整个朝鲜的美梦。他威胁要从联合国手中收回南朝鲜军队的指挥权，独自向北进攻。李承晚的威胁在很



■ 海军少将约翰·C.丹尼尔挥舞着已经签署的批准双方交换伤病战俘的文件，1953年4月，板门店。（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大程度上是夸大其词。没有美国的支持，南朝鲜军队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人的对手。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明，6月末，中国军队对金城附近的南朝鲜军队发起了一次突袭，彻底消灭了一个南朝鲜师。但是李承晚手中还掌握着其他的一些手段，他命令南朝鲜士兵打开他们管控的战俘营的大门。在美国人还来不及重新控制局面时，两万多名尚未被遣返的、原定转交给一个中立国家委托管理的战俘，径直走出大门，迅速混入了当地居民之中。

共产党人愤怒地离开了板门店的谈判桌。美国官员开始考虑，如果



朝鲜战争，1950～1953
符拉迪沃斯托克
苏联
中国
CPVA（中国人民志愿军）进攻路线
长津湖
联合国军抵达的最北端
1950年10～11月
鸭绿江
下碣隅
咸兴
兴南
日本海
北朝鲜
元山
平壤
镇南浦
1953年停火线
板门店
开城
战前的边界线
（1945年实际占领线）
38°
38°
汉城
美军登陆
1950年9月
仁川
乌山
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的
最南端，1951年1月
黄海
南朝鲜
大田
釜山防御圈
北朝鲜人民军进攻
所抵达的最南端，
1950年9月
浦项
大邱
联合国军控制的地域
光州
釜山
对马岛
（日本）
济州岛
（韩国）
北
日本
0
100 英里
0
10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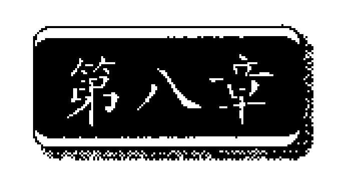


■ 在板门店进行的停战谈判过程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詹姆斯·默里上校和北朝鲜军队的张春山上校草签划分南朝鲜和北朝鲜边界的地图。(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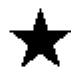
李承晚一意孤行，继续破坏和平解决方案的话，他们将推翻李的政府。李在现实面前不得不让步，于是共产党人再次回到了谈判桌前。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由威廉·K.哈里斯少将代表联合国军与北朝鲜军队的南日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即使在这个时候，双方人员的流血死亡仍将在此后长达12个小时的炮击中继续，直到停战于晚上10时生效为止。

朝鲜战争至此结束了，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一共是三年零一个月多一点。在朝鲜战争的后两年里，当双方的谈判代表在开城和板门店反复讨价还价时，美国又付出了伤亡63 000人的代价，其中有12 300人在战斗中死去。





第八章 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留给我们的教训



朝鲜战争结束了。朝鲜这一“晨曦清亮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伤亡情况是：54 246人死亡（其中有33 629人死于战斗中，另一些人死于受伤、事故或者其他原因），103 284人受伤。南朝鲜武装力量总共死亡了59 000人。据估计，中国和北朝鲜约有50万名士兵在战斗中伤亡。南、北朝鲜的平民死亡人数超过了两百万。

所有的战争，无一例外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但极少出现损失如此之大而收获如此之小的情况。在战争结束时，南、北朝鲜之间重新恢复了边界线，这条新的边界线与1950年6月时的边界线的位置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共产党领导人金日成仍然在北朝鲜掌权，而反共的李承晚仍然是南朝鲜的领导人。确实，南朝鲜避免了被共产党人控制的命运，联合国也实施了共同行动来干预，但这并没有在国际关系上成为一个可用作示范的先例。直到40年后，当伊拉克人侵科威特时，联合国安理会才再一次同意使用军事干涉来击败侵略行为。

在讨论谁应该为这场战争和它带来的巨大灾难负责时，美国舆论绝

美国的媒体与朝鲜战争

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样，美国人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主要来自于报纸和杂志。电视在当时还处于发展初期，新闻纪录片也需要经过数天时间才能进入美国的电影院。同样，与"二战"时期相同，而不同于越南战争时期，新闻记者与军方之间的关系以高度合作为特点。被派遣去报道这场战争的美国记者们，很少有人会怀疑联合国参战理由的正义性，他们也欣然接受军方以保护美国军队安全为由对他们发出的稿件进行审查。大卫·道格拉斯·邓肯为《生活》杂志提供的照片和报道（于1951年收入《这就是战争》一书中），为坚定的现实主义新闻文风树立了一个高标准。《纽约城市报》的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在战争前线对仁川登陆行动和从兴南的撤退行动进行了报道，为下一代女性从事战地记者这一职业扫清了道路。从事战争新闻报道永远都是一件危险的工作：10名记者在战争中死亡，还有1名摄影师被中国军队俘虏，在战俘营中度过了两年半时间。

大部分的指责当然落到了金日成的头上，指责他下令发起了对南朝鲜的进攻。尽管朝鲜战争并非约瑟夫·斯大林为征服西方而策划的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阴谋的开端（当时华盛顿确信这一点），但这个苏联领导人仍然是有过错的，因为他默许了北朝鲜发起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不应该为这场战争的初期阶段负责：他们并没有过多地参与北朝鲜作出发动战争这一决定的决策过程，而且他们充分地向西方发出了警告，如果敌对国家军队接近鸭绿江，他们将干预这场冲突。但是如果中国人在1951年1月，也就是当他们把联合国军赶出北朝鲜国土时，停止继续进攻，他们将可能把整个战争缩短一到两年。

美国政府的过错在于，它在朝鲜战争到来之前的几年中放纵李承晚当局无节制地践踏民主。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形一样，在南朝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只关注执政当局所表现出来的反共程度而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但在1950年这样一个充满着困难和危险的、并不完美的世界里，杜鲁门总统作出干预朝鲜战争这一决定，并争取联合国对于预行动的支持，是负责任的表现。

杜鲁门难以辩解的过错在于，他给予了这一地区的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过多的自由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如果杜鲁门表现出足够的智慧和政治勇气，制止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留意中国发出的警告，并拒绝理睬麦克阿瑟“辉煌的胜利即将到来”这一不计后果的许诺，这场战争应该在三年前就胜利结束了。如果在1950年9月作出结束战争的决定，这将能够拯救数十万名亚洲人和数万名美国人的生命。它还极有可能保住杜鲁门的总统职位，并避免民主党在1952年的政治失败。

朝鲜战争使朝鲜人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处于更加分裂的状态。在麻烦不断的朝鲜半岛，政治变化十分缓慢。李承晚继续在南部实行着他的独裁统治，直到1960年才在一次由学生发起的起义中被推翻。尽管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政治改革，南朝鲜仍然没有摆脱独裁主义统治的阴影。在北朝鲜，金日成在朝鲜战争开始后的40多年中一直掌握着政权，使他成为20世纪里执政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之一。直到90年代初，苏联发生政治变革，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以及冷战逐渐消失时，人们才能在北朝鲜感到一丝变化的气息。不论是在汉城，还是在平壤，人们都谈论着关于南北朝鲜和平统一的话题。1991年，北朝鲜向美国作出了一个细小而重要的外交和解的表示，向美国移交了11名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国人的遗骨。至今仍然有8 000多名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国人

下落不明。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岁月里，美国人对这场冲突的记忆逐渐消退。这场战争被人们称为“被美国遗忘的战争”或“不为人知的战争”。它在未决出胜负的僵持中结束，当部队从战场上撤回时也没有举行过盛大的胜利庆典。

虽然这场战争一结束就如此迅速地被人遗忘，但朝鲜战争对美国有着重大的影响。正是从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开始，美国以一个世界性强国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它时刻准备着在全球范围内为保护其潜在利益而实施军事干涉行动。在“二战”之后已经被削减得只剩下一付骨架的美国军事力量，从此将从国会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在白宫任职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努力地控制过高的防务开支。他在1960年发表的离职演讲中警告人们，在美国政治中，“军事产业复合体”（译者注：指军事权力机构与武器军需制造商的结合）操纵着过多的权力。同时，这场战争也显示了一个总统在愿意的时候能够如何运用其范围广泛的权力。艾森豪威尔本人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新扩展的权力——总统



■ 位于釜山的联合国军公墓，当一等兵切斯特·彭特和哈利·梅下士举枪致敬时，一个朝鲜族小女孩将一个花圈放在一个美国士兵的墓碑前。（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可以在不与国会商议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调动美国军队，在1958年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黎巴嫩以阻止叙利亚接管这一地区。

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苏关系开始解冻。虽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对抗行为，如柏林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等等，但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似乎降低了。在朝鲜战争期间，美、苏对抗的焦点从欧洲逐渐转移到了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区，即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朝鲜战争留给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教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场战争似乎证明了，通过坚决地使用美国军队力量，可以阻止共产党国家接管那些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在1950年冬天遭受中国军队打击的痛苦记忆成为了一个有力的论据，反对美国介入未来可能在亚洲发生的地面战争。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总统们将抱怨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被“越南战争综合征”缚住了手脚，害怕美国的军事介入造成灾难性的结果。但是，早在越南战争综合征出现之前就曾经有过朝鲜战争综合征。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在1965年3月向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宣称“向越南大规模派遣部队……受到‘法国失败论’和‘朝鲜战争综合征’的阻碍。”为了对付这种“朝鲜战争综合征”，约翰·F.肯尼迪鼓励美国军队发展反游击战战术，以帮助那些“被包围的”反共国家。美国没有派出大量的美国部队，取而代之，美国派出陆军“绿色贝雷帽”等特种部队人员到这些国家为其政府军培训士兵，教他们如何对付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战。这一新战略的创立者之一就是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朝鲜战争期间第八集团军的最后一任指挥官。

当反游击战战术在越南没有挡住共产党人的时候，美国军队只好重新运用曾经在朝鲜战场上使用过的常规战术。曾经在朝鲜流血战斗的部

队，如第一骑兵师（现在已重新经过培训并增加了装备，成为了可以实施直升机机降的“空中骑兵”）和第一陆战师，在1965年夏天又被派到了越南。威廉·C.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朝鲜战争中曾担任第一八七空降兵团的指挥官）负责指挥这些部队。威斯特摩兰使用他的“搜索—摧毁”战术，期望能够重复第八集团军曾经在1951年春天用来击退中国军队进攻的成功套路：当敌人暴露在开阔地带时，集中美军的火力进行打击。但是在越南，尽管美国军队占有明显的装备优势，共产党人一方仍然占据了有利形势。与朝鲜贫瘠的山地不同，越南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丛林和树木浓密的森林，掩护了敌人的行动。在南朝鲜，绝大部分的平民反对北朝鲜的进攻。而在越南南部，共产党成功地点燃了民众深深的民族主义情绪。游击队的秘密行动、机动性和所受到的广泛支持，是无法用武装直升机和B-52轰炸机来对付的。

美国从朝鲜战争中得出的真正教训之一是：认识到了谨慎地限制对外使用美国军队的必要性。1950年夏天，美国有效地使用军队击退了外国入侵者使用常规战术发动的进攻，在仁川甚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1950年秋天，受到“进军鸭绿江”这一光辉前景的诱惑，军事领导人浪费了已经取得的胜利。伟大的战争英雄不是虚荣的麦克阿瑟，而是精明而仔细的马修·李奇微将军。在朝鲜战争老兵和历史学家罗伊·艾普曼看来，正是李奇微在1950年至1951年那个黑暗的冬季里接手了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在全世界人的注视下挽回了美国军队的荣誉”。1954年春天，也是李奇微预先发出了警告，反对美国军队卷入越南事务，他指出如果要对越南进行有效的干涉，至少要派出50万人，而即便如此，其结果仍然是无法预料的。

1950年7月5日拂晓，史密斯特遣队在乌山附近的公路上遭受了北朝鲜坦克的冲击，威廉·瑞克中尉当时是特遣队下属的一个排的指挥

官，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排的军士拿起野战电话呼叫指挥部，要求得到60毫米口径迫击炮的支援。“它们打不了那么远，”指挥部告诉军士。

“那么，81毫米口径迫击炮怎么样？”

“81毫米口径迫击炮还没有配给我们。”

“那么有没有4.2s（迫击炮的一种）？”

“4.2s目前无法使用。”

“能不能用炮兵支援？”

“无法进行联络。”

“那空军怎么样？”

“他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

“呼叫海军。”

“他们打不了这么远。”

“好吧，”军士恼怒地吼道，“那么送给我一架照相机。我要把这个场面拍下来。”这一刻的确值得用照片记录下来，这也是一场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战争。

术语表

挑衅： 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发动的敌对行动或进攻。

空降： 由运输机、直升机或者其他飞行器运送的人员或物资。"空降兵" 指的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通常使用降落伞着陆的兵种。

弹药： 火器发射时所使用的物资，或者投送投射物的武器，包括火药、炮弹、榴霰弹、子弹、弹药筒，以及用来点燃和引爆它们的工具，如雷管和导火线等。化学物质、炸弹、手榴弹、地雷和导弹也被看做是弹药。

两栖作战： 将武装部队从船上输送到敌对的海岸线。

绥靖： 容忍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发动战争要求的行为。通常包含着对原则和公正的牺牲。

停战协定： 为停止敌对行为，交战中的各方达成的休战协议或者协定，至少是短期的停火，但通常希望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和平的目标。现代史上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时由同盟国和协约国集团之间签订的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定。

暴行： 战争期间，由平民或者军队人员实施的极端和罪恶的行为。例如，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消耗战： 损耗敌人继续进行武装冲突的资源和能力的作战行动。发起军事进攻的目的主要不是占领土地，而是尽可能多地杀伤敌方部队。

巴祖卡火箭筒：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步兵携带的一种圆柱形的火箭发射器。它所射出的火箭弹用于穿透坦克或者其他军用车辆的装甲。因其类似于当时美国喜

剧演员鲍勃·伯恩斯所使用的一种原始的乐器“巴祖卡小号”而得名。

滩头阵地： 登陆作战中，在敌方海岸上作为进攻的第一个目标的区域。

洗脑： 一种长期的心理转变过程，可以使人们抛弃过去的信仰和观念，形成新的信仰和观念。

人员伤亡： 在与敌人的对抗中损失的军事人员，如死亡、受伤、被俘，或者在行动中失踪人员。

停火： 交战双方之间暂时地中止军事对抗。

内战： 一个国家内部各政党、地区或者种族之间发生的战争。

联盟： 基于临时性的基础之上的联合或者结盟，如战争时期的盟国。

集体安全： 国际事务的一种政策或者原则。在这种政策下，由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阻止其他国家入侵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共同保证联合体中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殖民主义： 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一个国家的人民或者领土被另一个遥远的国家所统治。

护航： 一队船舶或者登陆舰艇集合在一起行进，以相互保护，有时还配有武装护卫。

反暴动： 用来压制起义或者叛乱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以防止它们演变成战争，强调使用小规模的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部队实施机动和突然的行动。这一策略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在南越实施军事行动和政治介入时的指导性原则。

秘密行动： 隐蔽或者秘密的行动。通常指使用特种作战部队实施的军事行动。

征兵： 一种通过从平民中选择人员加入国家的武装部队的非自愿的征募形式。亦称“征召”。

流亡： 自发地或者被迫地离开自己的祖国。

友方火力（误伤）： 战争中被自己一方的枪弹、炸弹或者炮兵打击所造成的死伤。

卫戍地或卫戍部队： 永久的军事要塞，或者被安排驻守要塞的部队。

游击战： 一种作战策略。由小股平民或者穿便衣的士兵采取突然袭击对方交通或通信线路的方式袭扰规模较大、装备较好的敌军，通常依靠当地群众的同情，以及他们所提供的情报和掩护。

榴弹炮： 火炮的一种，它发射炮弹时采用较高的弹道。

渗透： 以较小的部队单位，从敌方防线的薄弱处或未设防的地点穿插到敌方阵地的攻击方式。

通货膨胀： 经济体中所流通的货币量无法控制地增加的现象，它将导致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物品和服务价格的增长。

孤立主义： 一种不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政策。

后勤： 军事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内容主要是战场上部队的运输和补给。

机枪： 一种武器，它能够快速、连续地发射子弹，直至其弹仓或者子弹带耗尽。

MASH（流动野战医院）： 靠近前线部队设立的野战医院，为严重受伤的士兵提供迅捷的外科救护。

战斗中失踪的人： 在交战过后不知去向的军事人员，可能已经死亡、被俘或者仅仅是走失，但其命运人们至今无法得知。

地雷： 一种内装有爆炸装料能够爆炸的装置，伪装埋设在特定的地方，用以杀伤靠近或接触它的敌方的人员或者车辆。

传教士： 宗教信仰者，通常是（但不一定是）神职人员，他们去到遥远的地方

向其他人传播他们所信仰的宗教。

M-1步枪： 一种半自动的步枪，它的弹夹可容纳八颗子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步兵的标准装备。

迫击炮： 一种小型、便携式的火炮。发射炮弹时使用很大的仰角，其弹道是很高的抛物线。

凝固汽油弹： 一种内装凝胶状汽油的燃烧弹。以罐装从飞机上投下，或者用火焰发射器发射出来，能够产生猛烈的大火和高温。

民族主义： 为自己祖国的利益献身的热情，包括希望国家或民族的独立。

中立： 一个国家不参与其他国家之间战争的状态。

占领： 一个国家或者其领土被敌对的军队侵略、征服和控制。

和平主义者： 遵循反对杀戮原则，反对任何战争的人士。

边界： 围绕着指定区域的分界线。

战俘： 被敌人俘获并扣押的军事人员。

宣传： 战时，政府发布的新闻或者新闻评论，其目的是争取国内和国外的民众，使他们认同政府发动战争的正义性。

军需官： 负责向战场上的部队提供弹药、服装、供应品、燃料和其他物资的军官。

后方分部： 参战部队的一部分，他们的任务不是在前线直接参加战斗，而是参与指挥所建设并为前线的士兵提供物资、服务。

无后坐力炮： 一种步兵反坦克武器。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朝鲜战争初期投入使用。实践证明它在对坦克作战时效果并不理想，但仍然继续被当做一种杀伤性武器在使用。

侦察：作战中，通过观察敌方的阵地、兵力调动以及可能发生战斗的地点的地形搜集有用的军事信息，所实施的搜索和调查活动。

报复：战争中，曾经遭受敌方打击的一方为进行报复而对敌方实施的作战行动。

火箭发射器：口径为3.5英寸的火箭发射装置，在朝鲜战争中提供给美国军队用作反坦克武器，相对于“二战”时期美军所用的火箭筒（朝鲜战争初期，它被用于打击北朝鲜的坦克，作战效果较差）来说，明显提高了美军的反坦克能力。

出击：战斗机出动以执行单次作战任务。

扫射：使用机载的机枪或机炮从空中攻击地面上的部队或设施。

后勤补给站：为了向战场上的士兵提供后勤保障而设立的供应仓库。在这里集中存放着大量弹药、燃料或食物等军用物资。

推荐阅读

NONFICTION

Alexander, Bevan. Korea: *The First War We Lost*. New York: Hippocrene, 1986.

Appleman, Roy. *Disaster in Korea: The Chinese Confront MacArthur*.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 *East of Chosin: Entrapment and Breakout in Kore*a.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7.

——. *Escaping the Trap: The U.S. Army in Northeast Korea, 1950*.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7.

——. *Ridgway Duels for Korea*.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0.

Blair, Clay. *The Forgotten War: America in Korea, 1950-1953*.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7.

Breuer, William B. *Shadow Warriors: The Covert War in Korea*. New York: John Wiley, 1996.

Bussey, Charles M. *Firefight at Yechon: Courage and Racism in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91.

Carew, Tim. *Korea: The Commonwealth at War*. London: Cassell, 1967.

Cotton, James, and Ian Neary. *The Korean Was as History*.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89.

Cumings, Bruce. *Child of Conflict: The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hip,1943-195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3.

——.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1,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 1945-197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2, .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1947-195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Deane, Philip . *I Was a Captive in Korea* .New York: W. W. Norton, 1953.

Dobbs, Charles M. *The Unwanted Symbo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old War, and Korea, 1945-1950*.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1.

Duncan, David Douglas. *This Is Wa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1.

Evanhoe, Ed. *Darkmoon: Eighth Army Special Operations in the Korean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Farrar-Hockley, Sir Anthony. *The British Part in the Korean War. Vol. 1, A Distant Obligation*. London: HMSO, 1990.

——. *The British Part in the Korean War. Vol. 2, An Honourable Discharge*. London: HMSO, 1994.

Fehrenbach, T. R. *This Kind of War: A Study of Unpreparedn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Foot, Rosemary. *A Substitute for Victory: The Politics of Peacemaking at the Korean Armistice Talk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Goncharov, Sergei N.,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Goulden, Joseph. *Korea: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2.

Grey, Jeffrey. *The Commonwealth Armies and the Korean War*.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Halliday, Jon,and Bruce Cumings. *The Unknown War: Korea*. New York: Pantheon, 1988.

Hastings, Max. *TheKorean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Heinl, Robert D. *Victory at High Tide: The Inchon-Seoul Campaign*.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8.

James, D. Clayton. *The Years of MacArthur: Triumph and Disaster, 1945-1964*.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5.

Jian, Che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Kaufman, Burton I.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Knox, Donald. *The Korean War: An Oral History. Vol.1, Pusan to Chosi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5.

——. *The Korean War: An Oral History Vol. 2, Uncertain Vict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8.

Leckie, Robert. *Conflict: The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Putnam, 1962.
MacDonald, Callum A. *Korea: The War before Vietna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Malcolm, Ben S. *White Tigers: My Secret War in North Korea* .Washington, D.C.: Brassey's, 1996.
Marshall, S. L. A. *Pork Chop Hill.* New York: Morrow, 1956.
McCullough, David. *Tru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Merrill, James. *Korea: The Peninsular Origins of the War.*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9.
Rees, David. *Korea: The Limited War.* London: Macmillan, 1964.
Ridgway, Matthew B. *The Korean Wa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Shugang, Zh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1950-1953.*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Spanier, John W.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59.
Stanton, Shelby. *America's Tenth Legion: X Corps in Korea, 1950.* Novato, Calif.: Presidio Press, 1989.
Stone,I. F.*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1.* Boston: Little, Brown, 1952.
Stueck, William J.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mmers, Harry G. *Korean War Almanac.*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0.
Toland, John. *In Mortal Combat: Korea, 1950-1953.* New York: Morrow, 1991.
Van Ree, Eric. *Socialism in One Zone: Stalin's Policy in Korea, 1945-194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Wells, Anne Sharp. *Refighting the Last War: Command and Crises in Korea,1950-1953.*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Wood, Herbert Fairlie. *Strange Battleground: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Army in Korea.* Ottawa, Ont.: Queen's Printer, 1966.

FICTION

Ahn Jung-hyo. *Silver Stallion: A Novel of Korea.* New York: Soho Press, 1990.
Brady, James. *The Marines of Autumn: A Novel About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2001.
Hooker, Richard D. *MASH.*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7.

Michener, James. *The Bridges at Toko-Ri.*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Morris, Willie. *Taps: A Nove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Salter, James. *The Hunt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9.
Simmons, Edwin Howard. *Dog Company Six* .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WEBSITES

Korean War History Gallery.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www.wpafb.af. mil/museum/history/korea/korea.htm. Downloaded on May 6, 2002.
The Korean War, June 1950 - July 1953. Available online. URL: http://www.defenselink.mil/specials/koreanwar/. Downloaded on May 6, 2002.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作者＝
页数＝１０００
ＳＳ号＝0
出版日期＝